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一

諫諍部十九

直諫第八

宋鄭鮮之初為宋國奉常赫連勃勃

南越以教為佛

虜陷關中

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

臣之愚管無所厝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之凶狡情

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師徒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

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九伐當重兵潼關其勢

然也若凌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

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虜賊不敢乘勝過陝遠

攝天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策事從屈伸遣師撲討而南夏

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  
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顛顛注輿駕忽  
聞遠伐不測之淺深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  
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  
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後所致又聞處處大  
水加遠師民弊至於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  
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  
違其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滅正在於斯漢高  
身困十城呂后受刁奴之辱魏武軍敗璧宣武喪師枋  
頭神武之功無所一損况偏師失律上者  
亦即之事實非敗之謂唯齡石等可令  
速其

不復思惟愚謂不煩下親征小劫西虜  
之患

今正宜通好比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生鑒

察臣愚懷

范泰為散騎常侍景平初致仕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

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

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闈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

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抵工遠近之恠近者東寇紛

擾皆欲同國瑕隙今之吳會軍過二關河根本既搖于何

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

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

者也陛下踐作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

小人不免近習惧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引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無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書云壹八有慶兆民賴之天高听卑無幽下察興衰在人成敗如晚未有治政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思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惜耄已及百疾牙生便為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觀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訶元嘉二年遂輕舟遊東易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徐羨之等猶秉重權泰復上步溫陵已復封爵猶未加昭陛下孝慈天至臣雖揆聖

臣自有在但司契以不鳴為高冕旒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以矜顧之末息宴委質有謙常疑契濶戎陣顛損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朽謝越局為所逃刑泰諸君子禁之表竟不奏

張約之堂邑人前為吉陽令廬陵王義真既為徐羨之等所廢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無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寃寃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哉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靡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異藥石於何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殞義之風習

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口前用敢干禁忘戮披叙舟愚伏  
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青天步則齊德有  
虞附廊九州則俾功大夏故處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修  
而長聖射弗永陛下維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  
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外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  
皇優慈之愚長受陛下穆愛之恩故在心公言所懷必亮  
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資夙成實有早然  
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  
奪幽徒遠郡上傷陛下棠隸之篤下令遠近憫然失蓋士  
庶社口人為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  
造次根條未繁宜庶柯葉成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  
衛龜策告同祚均七百不善哉陛下寫春秋慮未  
重複忽安危之遠竿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  
詢採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摯之業下顧蒼生  
顛顛之望特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傳於旧老求四友於  
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善皆能自厲况王質朴  
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  
新以武王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青長致淪棄  
哉謹昧死詣闕伏帝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听退就斧鑕  
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文見殺  
何尚之為尚書右僕射時文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表諫  
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北出

還多胃夜群情傾懼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  
深戒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將犯顏切切諫但臣等碌  
碌每存順默耳伏望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以慰四海之望  
優詔納之

扶令育為龍驤參軍時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令育詣闕  
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忌  
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思所  
以克固諸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時  
犯顏違色者哉又爰益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疾死  
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草莽微  
小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向日門之心仰慕周易上躬之志故

遠千里願言命侶謹言耳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  
大象首出萬物王化成通三才必理闕大人之路開大道  
之門搜殊逸於嚴入詔奇英於側陋窮谷無白駒之唱喬  
岳無遺賢之嗟羅飛翮於垂天網沉鮮於溟海况於彭城  
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第哉一旦出削遠迄南垂  
恩絕於內形隔於遠取離明主身放聖朝草萊黔首皆為  
陛下痛之臣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  
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闕關於上流  
或苞惡而窺國或顯逆而凌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  
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貌流遠灑滌塵埃殄醜類氛霧  
時靖四門載清肅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咎哉

且陛下旧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  
重撫政南郢緩民過寇播皇宋之澤以治幽荒陛下之潤  
被之九有豈有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  
宰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何以幽顯齊難人神同  
朴莫不言陛下授之為得義康受之為是也今如何信疑  
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教  
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  
下前軍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人雖二告  
而猶織仁主之令範也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  
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  
无睦可以親兄弟也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

二禍下惟近者諛言陵王既申寃寃於后土彭城  
王亦弭疑愆於宋京此非徒皇代當今之計乃盖良史萬  
世之美也且諂諛難辨是非易黷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  
愛身之士身為已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  
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訢丹誠者寔恐義康  
年窮命尽奄忽於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  
為陛下羞之况書言計事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  
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遭  
禍之深莫過於内難每服斯言以為警戒矧今親王室大  
事豈得韜筆默尔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惧遂  
令宇内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為難也陛下徒云惡

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若蕩以平所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北第協和君臣輯穆息宇內之機色多言之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絕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煑体烹屍始願所耳豈不幸其耆矣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蔡興宗為侍中時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笈陪乘及還帝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處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公余日請待他辰帝怒遂令下車由是失旨

引邵為世子中軍泰始十四年武帝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可處外敢以死請從之

梁郭祖深為後軍參軍時武帝溺情內教朝政從弛祖深與襯詣闕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引憲律如替愚輩罔識悖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顯由陛下寵勳大過馭下大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弱溝壑曲鈎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利推薦納直守信坐見埋沒勞瘁厚福賞未均無功則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惡大致酸陛下之大其甚矣哉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群縣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

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  
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慕法晉天信向家家齊戒  
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  
若將來勝因豈可愼本勤末置交力餘也今商旅轉繁遊  
食轉衆耕夫日少杼柚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  
勤農桑者擢以陞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家給  
人足廉讓則可生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  
謀於利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鬻已送惡者  
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  
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  
先自為也臣謂為醫之術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

亦筆扁為國當黜佞不用管晏今之所任復背之毛耳論

外則有勉捨

徐勉周捨也

說內則有雲旻

范雲也旻失其姓

雲旻所議

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東江主慈臣怯息謀外

甸使南中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

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罪

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蝼蟻命輕使言入身滅

臣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

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詎諍是誰執事皆同而

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宸衷出論則云誰敢

送耳過寔在下而譴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誡躬自引咎宰

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鄉士歎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

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山不賈不商何因而尔法者人之  
父母惠者人之仇讎嚴法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  
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  
侈薄賦歛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一十九條伏願抑獨斷  
之明少察愚瞽時帝大引釋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  
條以為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貫資  
產沃壤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從臣則畜養女  
皆不貫人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養女皆服  
羅紈其嘉俗傷法抑曰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  
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自從養女听畜奴婢唯看青布  
赤僧尼皆命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

處處成寺家家剃髮剃髮尺十一人非復國有朝廷擢用勲  
舊為三郵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為務迫脅良善  
害甚豺狼江湘人處心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  
此勲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被及任用皆募部曲而楊徐  
之人逼以衆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虛名上簿送出二津  
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惧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僞戶  
之與良由此故又梁吳已來發人征役號為五三及招募  
將容主將無恩在郵失理多有物訟輒刺剗亡或有身殞  
戰場而名在叛目符下討捕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  
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  
一人有犯則各村皆空雖肆青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僧

下曰日限以嚴程上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  
押使至邵州邵競急切回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  
於是歛戶課薦其箱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有百里微欲  
矯俗則嚴科立至此是所在恣意貪利以爭上官又請斷  
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  
不冝鎮襄陽左僕射上疎在喪被起為吳平曾無辭讓其  
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直摺為預  
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

蕭介為光祿大夫大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  
勅常防點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  
以渦陽敗績隻馬歸今陛下不悔前禍復勅容納臣聞凶  
人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  
董而為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  
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  
心之種鳴鑼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  
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  
復逃死閔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  
遠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獸之効耳今  
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弃與國之  
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望其更鳴之晨歲暮之効臣竊  
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  
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淳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感一隅尚

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  
襄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為宗  
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吾口之語高祖省  
表歎息卒不能用

陳章華裨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  
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  
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  
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  
出拜妃嬪而臨軒若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總邪昇之朝  
庭今疆長日蹙情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  
遊於姑蘇矣書疾反上志即日命斬之

魏崔浩為祭酒神宗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垣  
因華陰公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明元  
遷都浩與時進周濟言於明元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  
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  
地民畜無產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曰都分家南徙恐不  
滿諸州之地叅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  
情見事露則民姓意阻四方聞之有輕悔之意屈弓蠕蠕  
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常代千里之  
險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  
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  
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

酪將出兼有菜菓足接來秋若得一熟事則濟矣帝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餽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下窮乏戶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面也但不可遷都帝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

高允為中書侍郎給事中熟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不有所具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温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觀望遠近共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計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方人半年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於今必然之効也此誠聖心所宜思量帝納之

張白澤為壅州刺史時獻文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坐論糾告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曰諫伏見詔書禁尚書已上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贖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挾美萬機讚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

而穆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况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  
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  
姦人闕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於委  
任責成不亦難辦如臣愚量謂依前令旧沿稽同前典班  
祿酬廉羊去亂群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昇平之軌朞月  
可望措刑之風三年必致矣獻文納之後為壅州刺史大  
和初懷州民依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將殺刺史文以皇  
后欲尽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  
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書云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今群凶肆害較裂誅尽合城無辜柰何極辟  
六誣十室而况一州或有中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維  
心與仁斯乃西伯所以勤於九侯孔子所以迴輪於河

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  
威則溥天知幸矣昔勵防民口卒滅宗姬文听輿頌終摧  
強楚願不以人廢言留神省察太后從之

陵馥為選部尚書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  
隴西王源賀等並相固諫馥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  
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  
之帝意乃解詔曰馥直臣也其能為吾子乎遂以馥為大  
保與大尉源賀持節奉皇璽綬傳位於孝文

李冲為侍中孝文南代加冲輔國大將軍統眾翼從自發  
大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齊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鞭

御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首之前帝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運公等更欲何云冲進曰臣等不能折衝惟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采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奉命効死戎行然自京都滯兩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水小猶尚致難况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為難矜喪反旆於義為允帝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為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固雨多去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十月間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時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請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冲又進

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陛下欲之漢文言語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帝乃喻以遷邠洛陽之意遂南伐崔挺為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通亡合門充挺後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孝文納之

成淹為謁者僕射以遷都與家累至洛陽行次灵丘屬南

齊遣使勅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孝文時駕而進之淹曰肅焉悖靈幽明同業陛下俯應人神按見江涘然敵不可小蜂蠱有毒而况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前車之輒得不慎乎淹曰人聞發浴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為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葛菟晉文所與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帝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

高道悅為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孝文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田營構之才已造舟楫道悅表諫曰臣聞博納輿言君上之崇務箴規輔正臣下之盛節是以累世諄諄爰自曩日虛襟博听義屬今

辰臣既踈魯濫蒙崇賞司命庸庸職所當然銘佩遇恩願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科擬素有定所上治已訖廻付都水用造舟楡關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殊倍終為弃物且子來之誠本營期起今不修繕舟楫更為非務公私徊惶愈深恠愕又欲御泛龍舟經由右齊其汭河棧道久以荒蕪舟楫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保形水陸恐乖視人若子之義上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群僚听將妻累舟楫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離亂內外不分當今景

御休明惟親式度又氏胡犯順玉帛來恭西戎內侵介冑  
仍襲南寇紛擾對接近畿蠻民跡戾每造不軌闕覲間隙  
或生慮外愚謂應變選懿親撫寧後事令姦回息覲覲之  
望遙寇絕闕疆之心臣稟性愚直心而無隱區區丹至冒  
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見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  
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德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  
為之不尔則未相体耳廼村都水斲營嬉遊終為弃物修  
繕非務舟楫無限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  
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孝文遂從陸路

慮淵為散騎常侍孝文議代齊淵表曰臣誠職不周覽頗  
華篇籍自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決勝行

陣之間者勝不足為世典亦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為  
艷勳發機故也昔魏武以繁卒一萬而袁詔士分胡脫以  
步兵三千而符軍克解勝負不由衆寡成敗在於須臾若  
用田豐之謀則坐制益德矣益德張飛字魏既并蜀迄于晉世

分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臣協謀  
垂數十載孫皓暴上下馬爽水陸俱進一舉始克今蕭氏  
以篡殺之炆政霄役繁又支屬相屠人神同奔吳會之民  
延踵皇澤正是齊軌之期一同之官若大駕南巡必在祗  
華而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郊有征無戰然愚謂萬乘親  
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  
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前後鳴鳶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

幸甚率土載賴臣又聞流言閔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  
齋會假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衆坐之中以謗朝廷無  
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絕其魁帥不尔惧成黃巾  
赤眉之禍當其微萌而不誠之豪不斧斤一加恐蹈害者  
衆臣世奉皇家義均休戚誠知干忤之愆實深然不忠之  
罪莫大詔曰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  
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旆五戎者蓋  
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志在侵伐  
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后意有愈焉脫元極之  
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軌之義寧非焉且曹操勝袁蓋  
由德義內舉符堅凡所當立政未至定非弊卒之力強  
一萬之衆寡也今別處之駕用仁義之師審觀成敗  
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紀之畧亦復何尚洞庭彭  
蠡竟殷固奮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  
食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  
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  
之後雖靜有之閔左小紛已勅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紆  
大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遂耳

陸叡為尚書令太和十九年叡表上臣聞先天有弗違之  
略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鳶盜有名自竊據江左思盈罪  
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愚以長江浩蕩彼之臣  
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輕夏

必多疾病而昇遷草創庶事甫尔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  
靡听治之所百寮居上事等行路沆雨炎陽自成癘疫且  
兵徭並主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讎寇羸弱之夫內  
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敗之兵討堅城之虜將  
何以取勝乎陛下往冬之舉正欲耀武江漢示威衡湘自  
春幾夏理宜精甲願齋旌卷旆為特久之方崇成帝居深  
重本之固聖懷無內念之虞兆庶休斤板之後循理華區  
觀風洛浦然後簡英略之將任猛毅之雄南取荆襄據其  
要府則梁秦以西覩機自服撫附振威白麾東指則義陽  
以左騎聲可制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  
有情孰不思奮還遭不德之人効其余力乘流而赴勢勝

萬倍蕞尔閩甌敢不德願也經年競斯寸尺惟願固存

近守納降而旋不紆奎輿又臨炎暑帝從之

崔光為太常卿宣武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顥獻四足

四翼鷄詔散騎侍郎趙彥以問光光表吞曰臣謹按漢書

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籥籥中鳴鷄化為雄冠毛

變化而不鳴不將將其率領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

家鳴鷄恢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鷄生角

劉向以為鷄者小畜生司時起居至時而鳴以為小臣

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威以害政事猶若顥也

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天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

雞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

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雌雄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也頭冠成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翹足衆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鄒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觀之而惧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見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閔須改車治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十一之痛歿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及荆蠻拔縵征人奄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群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嘆谷永訥諫之時同冠行戮君為之不舉陛下為民父母所宜矜卹國重戎戰用兵猶大內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窮饗如罕晏宗或闕時應親肅效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鎮貧瘠簡費山池減徹声妓存政道夜以安身博採芻蕘進賢出佞則兆庶幸甚妖弭

慶集矣宣武見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  
於是光愈重正始二年八月光衣白二十八日有物出於  
大極之西序勅以示臣臣按其形即莊子謂蒸成菌者也  
又云朝菌不知晦朔壅門周所稱若蕭斧而伐朝菌皆指  
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雖殞速易而言不旬月  
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  
棟宇崇麗墻築上密糞朽弗如沾濡不及而茲菌歛搆厥  
狀扶踈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占人以為敗亡  
之象然惧災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惟先國興而  
妖豫是故桑穀拱太擬戊以昌雉雉集武丁昇用熙自比  
鳩鵲巢于廟殿梟服鳴于殿茵生賓陞軒坐之正桂諸  
往記信可為誠且南西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跨  
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  
追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強  
廟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隆皇  
壽等於山岳又為中書令永平元年秋夜刑元愉妾李氏  
群官無敢言者勅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伏聞當刑元  
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  
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剗胎謂之  
聖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乖法  
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休皇子襁褓至有友失  
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李獄以俟育孕宣武納之

李平為河南尹宣武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已丑詔書  
雲軒奎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益梅之相濟祁奚云叔尚  
之賢可及世而康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康除龍驤將  
軍平州刺史高謙之為河陰令舊例二縣令得面陳得失  
時倭幸之輩惡其有發聞遂共奏罷謙之乃止疏曰臣以  
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  
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  
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之心縣正令輕弱何能克  
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帝臣崇之為  
洛陽令常得入奏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已  
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宇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尊堯舜

憲章高祖愚臣亦望蒙其怒是少立功名乞親舊典更明  
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  
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至周道  
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常弊唯在明  
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  
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  
有出身槩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為  
已公私兩利若使軍去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  
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  
別猜他人引弓格闔虛受征官身不赴陣唯遣奴客克數  
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正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

何可殄除忠良何以勸誡也宜近習侍臣歲屬朝士請託  
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身奉法不為迴者咸共譖毀橫受  
罪罰在朝離望誰肯申聞蔽上擯下虧風壞政使詭諂耳  
心中讜息義况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  
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  
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听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  
還者必衆懇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  
之但欲嚴符切勤臣恐數年之後走者場多安業無幾故  
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  
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  
音改弦更張駢駢未訶一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  
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喻一陛下一日萬機事難周攬元  
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  
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垂覽察略加推採使  
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維新之歆天下見復禹之績  
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灵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寵  
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家以訓  
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

孫紹為右軍將軍久之為徐兗和糴使還朝大臣軍國利  
害不報紹上表曰臣聞文質相用治道以之緝熙汗隆得  
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一不洽九服伏惟陛下應  
灵踐祚中明照物宰輔忠純伊霍均美既致中平之基應

成無為之業而漠北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恣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始末徃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改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危心動高祖垂納又應可尋延昌正光奏書頰上主者收錄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臣微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之寇豈得怨天實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肘腋一乘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感是同但職在冗散不聞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難傾一難正當人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猷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無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張普惠為諫議大夫表論時政得失一日審法度平十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日听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日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日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裔所宜收叙書奏孝文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時翻改普惠俛俛不言令曰卿以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吾言朕為卿屏左右卿其尽陳之對曰

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况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不可安然仍行豈乞市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為不可者皆進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大帥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以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然至德知慈德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然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翼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識之當命公卿博議此事又灵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墻下聞有盤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以光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冀終必使勲績相侔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萬代者矣竊見故侍中司徒胡

公懷道舍靈實延聖后載育至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  
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允錫褒假璽纛深聖上  
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  
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大哉乾元  
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明君不可並也伏見詔書以司  
徒為太上秦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夫人象號於前司徒繫  
之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仰  
尊為太上皇皆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勅下  
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  
乖繫勅之意春秋傳曰莖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  
書曰茲予大饗於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立尊屬重  
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恐非司徒翼  
翼之心漢祖初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  
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  
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  
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  
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困於上者  
必反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尅吉之兆而以淺改卜群心悲  
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願聖后廻日月

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  
困上之鑒邀謙光之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修德災變  
成善此大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况今卜遷方始當  
修葺之會愚以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千載恐貽  
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禮也司徒誠為后父  
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  
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况乃應坤之裁承  
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恩蒸  
蒸其不虞宜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於億兆  
蒼生瞻仰失菑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不大則草  
木可繁人灵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死上聞不  
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朕得奉謁聖顏曲尽愚衷者  
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公座卿尹及  
五品以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問答又令侍中元  
又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祖作  
帝尊父為太上皇今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  
為無唯且君舉作則必何修旧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  
故周臣十亂文母豫焉仰思所難竊謂非足澄曰前代太  
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故不稱耳何得以詔  
命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曰后父太上自息未有前代母  
后豈可不欲尊崇其親王何以不遂謨古義而近順今百  
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

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殷浩襄遺褚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况太公而致疑對曰褚襄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淵源殷浩字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流涕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言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

元昭業為諫議大夫孝莊將畋洛南昭業叩馬諫止帝避之而過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二

諫諍部二十

直諫第九

北齊王紘字師羅為奉朝請頗為文宣所知侍帝常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太苦帝曰何為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忘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太苦帝默然後責紘曰尔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弟舍樂此死尔何為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常使燕子敵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劔將不紘呼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難位至僕射尚書冒危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刀於地曰王師

羅不得遂捨之

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兼侍中典尚書令楊愔網紀政事多有引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所為不法德政屢進忠言後召德政飲不從又進言曰前諫陛下道我尋休今乃甚於既往其若社稷何其若太后何帝不悅

後周柳慶為尚書大丞太祖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曰王茂無罪奈何殺之因而太祖愈怒聲色甚厲謂慶曰王茂當死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諍者為不忠慶景謁愚誠實不敢死愛但惧公為不明之君耳願深察之太祖乃悟而

赦茂已不及矣太祖默然明上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對曰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道樂運為北京丞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喪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謁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吊不可既吉便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帝既昏暴滋甚運乃輿視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須叅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資尚輔弼况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叅諸宰輔與

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惠德未洽  
先搜天下美女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  
賤相同惡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  
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猶恐万機不  
理天下擁蔽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  
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惧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垂拱  
高視居外听政四曰變故異常乃為政之大忌嚴刑酷罪  
非致安之引規若罰無定制則天下皆惧政無常法則民  
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丰祀尋即追改更嚴前制  
令不定乃至於斯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  
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一大逐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為  
法愈嚴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之散將如  
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經典並依大律  
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雕為朴本欲傳  
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有喪未踰年而遽窮  
奢麗成父義志豈其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卑儉雕文刻鏤  
一切勿營陸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  
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共魚龍爛慢士民從役祗為俳擾  
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  
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悞者即治其罪假  
有忠謹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  
無假手脫有殊謬便陷嚴科嬰徑之尺鱗其事非易下不

諱之詔猶惧未來更加刑戮寧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  
謗之言無宜杜敲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日昔  
桑穀生朝王因之獲福今立象垂誠此以興周之祥大尊  
雖減膳撤懸未足誦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循布德政解  
兆民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昇業方固大尊若不  
革此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史元巖  
救之獲免

元巖為內大夫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群丞樂運乃與  
襯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將戮之朝臣皆恐  
惧莫有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比干乎若  
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詣朝請見於帝曰樂運知書奏  
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  
其名落其術內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獲免

隋王誼自高祖為丞相以誼為行軍元帥開皇初帝將幸  
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帝戲  
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以為臣或當恥愧是  
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

劉行本開皇初為諫議大夫檢校中書侍郎高祖嘗怒一  
郎於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帝不顧行本  
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言臣若是陛  
下安得不听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所  
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帝歛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長孫平開皇中為兵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  
朝廷為憤憤者高祖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  
成其深山嶽藏穢所以就其大臣不勝志願願陛下弘山  
海之量茂寬裕之德鄙諺曰不痴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  
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帝於是赦紹因赦群臣誹謗之言  
勿復以聞

梁毗為大理卿位上開府時見左僕射楊素貴寵擅權百  
寮震懼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臣聞臣無有作福臣之作  
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  
重權勢日隆縉紳之徒屬其視听忤意者嚴霜夏雪阿旨  
者膏雨冬澍榮枯由其唇吻廢興俟其指麾所思皆非忠  
讜所進皆事親戚子弟布列蕪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異  
苗四海稍虞必非福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來王莽資之  
於積年桓立基之於易世而卒於漢祀終傾晉祚季孫專  
魯田氏篡齊皆載典誥非臣憶說陛下君以素為阿衡臣  
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揆鑒古今量為處置俾洪基永  
固率土幸甚輕犯天顏伏听斧鑕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  
親自誥之毗極日言素既擅權寵作威作福將領之處殺  
戮無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百寮無不震悚唯素楊  
眉奮肘喜見容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毗發言蹇蹇有  
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釋之素自此恩寵漸踈

庾質為太師令大業八年煬帝親代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爭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郡卿以為尅否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尅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受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聞質曰今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挾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帝大惧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

樊子蓋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於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脫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及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眾望躬親出慰撫厚為勲格人心自奮不足為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訥言蘇威追論勲格太重在斟酌蓋執奏不宜笑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默然不敢對

趙才為右衛大將軍大業末煬帝狩幸江都才見四海辭離恐為社稷之虜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

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  
還京師安北庶臣雖愚蔽取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  
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

唐孫伏伽高祖武德元年為萬年縣法曹以三事上諫其  
一曰臣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於天下父有諍子雖  
無道不陷於不義故云子不可不爭於父臣不可不爭於  
君以此言之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故也隋後主所以失  
天下者何也正為不聞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上  
不受諫自謂德盛唐堯功過夏禹窮侈極慾以恣其心天  
下之士肝腦塗地戶內城耗盜賊日滋而不覺知者皆由  
朝臣不敢告之也向使煬帝修嚴父之法開直言之路選

賢任能賞罰得中人人樂業誰能動搖者乎所以前朝好  
為變更不師古訓者止為天誘其咎將以開今聖唐也陛  
下龍舉晉陽天下響應計不旋踵大位遂定陛下勿以唐  
得天下之易不知情失之不難也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既為竹帛所拘何可恣  
情不慎凡有蒐狩須順四時不可妄動陛下二十日龍飛  
二十一日有敵鷄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  
忽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叅事盧牟子敵琵琶長安縣丞張  
安道敵弓箭頻蒙賞勞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陛下必有所欲何求而不得陛下所少者豈此  
物哉願陛下察臣愚心則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本

非正声有隋之末大見崇用此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大常官司於人間借女婦裙襦五日餘其以克散妓之服云擬五日於玄武門遊戲臣竊思審實損皇猷亦非貽厥孫謀為後代法也故書云無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恐從小至於大故也論語云放鄭声遠佞人又云樂則韶武以此言之散妓定非功成之樂也如臣愚見請並廢之則天下不勝幸甚其三曰臣聞性相近而習相遠以其所好相染故也故書云與治同道罔弗興與亂同道罔弗亡以此言之興亡在其所與皇太子及諸王等左右群僚不可不擇而任之也如臣愚見但是無德義之人及先來無賴家門不能雍穆及好奢驛馳騁獵射專作博遊狗馬聲色歌舞之人不得使親而近之也此等止可悅耳目備馳驅至於拾遺補闕決不能為也臣歷窺往古下觀近代至於子孫不孝兄弟離間莫不為左右之人也願陛下簡選賢才以為皇子僚友如此即克隆盤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大悅拜伏伽持書侍御史及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配遷伏伽上表諫曰臣聞王曰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諸舊典故書云尔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舌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群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無惑陛下今月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間言公私蒙賴既云

常赦不免皆咸赦除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  
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而王世充  
及建德部下赦後始與還之此是陛下自違大心欲遣下  
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內人誰無罪故書云  
殲厥渠魁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幸且古人云蹠狗  
吠堯吠非其主在東都城內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  
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妄陛下  
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踈者竊謂罪人書云非知  
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只稱堯舜之善  
者何也直曲為天子者實難若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  
平威權須應機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  
者陛下自作之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而畏之今自為無  
信欲遣兆人若為信畏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  
無偏王道平平賞罰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恨親踈  
如臣愚見世充建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  
並放之則天下幸甚又上表請置諫官高祖皆納焉真觀  
元年轉大理少卿太宗嘗馬射伏伽上書諫曰臣聞千金  
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以此言之天下之主  
不可履險乘危明矣臣又聞天子之居也則禁衛九重其  
動也則出警之蹕此非直尊其居處乃為社稷生靈之大  
計耳故古人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臣竊聞陛下猶自走  
馬射帖娛悅近臣此乃無禁乘危竊為陛下有所不取也

何者一則非光史用二則未足顯揚又非所以道養聖躬  
亦不可以垂範後代此只是少年諸王之所務豈得既為  
天子今日猶行之乎陛下雖欲自輕其柰社稷天下何如  
臣愚見竊謂不可太宗覽之大悅褚亮武德初為秦王文  
學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將亮抗表諫曰臣聞堯鼓納  
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升平之道伏惟陛下應千祀  
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天下勛勞帝業汗食思政寢憂人用  
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  
惟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廸王奎  
而藉豐草引金陣而滿平原尽心目之娛翫且杲之樂發  
雕弓而迫狡兔飛勁矢而摧高鳥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  
王之壯觀至於親逼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得爪牙  
輕捷勁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繞揮不能當其憤氣  
雖復益賁抗左夏說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奔赴  
林藪未慎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清塵小臣怯懦  
私懷悚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教降情納下無隔  
臣言直叨逢明時遊官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  
造冒陳丹慮疏奏高祖納之

唐儉貞觀初自天策府長史遷民部尚書從幸洛陽苑射  
猛獸儉見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四發殪四豕有一雄  
彘突及馬鎧儉投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頭笑曰天策長  
史不見上將繫賊邪何惧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

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納之因為罷獵

蘇世長武德中為諫議大夫從幸涇陽狡獵至高陵今圍是日獲陳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道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邪又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及突厥入寇武功郿縣多失戶口是後世詔將武功狡獵世長又諫曰突厥初入大為民害陛下救恤之道猶未發言仍於其地又更畋獵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百姓俱頓將何以堪高祖不納又嘗引之宴於披香殿世長酒酣進曰此殿煬帝之所作邪何雕麗之若此也

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所好何須姦詭疑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凡並非受命帝王愛民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作此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常陪侍見陛下宅綈蔽風霜當于彼時亦以為足今自隋之後民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為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所有天下而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而可得乎高祖每憂容之李剛為禮部尚書武德中高祖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既在朝列咸陪遊宴網諫曰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仕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繼世不易其業故衛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衣服露体而繫之問其故對曰不

敢以先王法服而為伶人之衣也唯齊末高緯封曹妙達  
為王安馬駒為開府有國有家者以為殷鑒今新定天下  
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  
先令舞胡致仕五品鳴王曳祖趨馳廊廡故非創規模貽  
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曰我已授之不可追矣

張行成為給事中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以不能恣情  
慾取樂當年而勵鄙苦心早宮菲食正為蒼生爾我為人  
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得蕭曹韓彭天  
下寧宴舜禹湯武有稷契伊呂四海又安此事朕在兼之  
行成上書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反正亂極生  
人於塗炭何周漢君臣之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引

遠雖文武之列實兼將相臨期對眾與其校量以萬乘至  
尊共臣不爭功哉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又聞汝懼不  
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懼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臣備員  
樞近非敢知獻替之事輒陳狂直伏待菹醢太宗深納之  
魏徵武德中為諫議大夫太宗即位數引入卧内訪以得  
失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常勞之曰  
卿所諫陳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真觀  
二年遷秘書監參預朝政七年代王珪為侍中臣欽若等  
曰魏徵  
自為秘書監參預朝政侍中是年遜位拜特進知門下省  
事具宰輔諫諍門  
事十一年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寶  
唯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

則德禮誠為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今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今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有漸非一朝一夕昔真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獨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謇諤之士稍避龍

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疆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慮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為至公雖矯為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義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矣惑視聽鬱於大道妨治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寧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利之所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人將來致此必委之於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尽踈則情不上通是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

則寔興衰之所在亦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黎之士行之與汚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得手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惠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宄承顏順旨其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而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有時小善善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有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君能尽礼臣得尽忠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

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其非其善者然以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管仲曰不能知人豈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叅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弗能下潰問倫曰鼓之嗇夫問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戰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問倫之為人也不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不賞之手若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之士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佞避人也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

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待之以信厲之以義鄙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而審罰明罰明小人絕其邪君子自疆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及於有功則亡危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裔將何望哉太宗守詔答之太宗嘗嫌上封者衆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曰陛下思聞得失祇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裏則有益於陛下若無裏亦無損於國家太宗曰此言是也並勞而遣之

戴胄為兵部尚書貞觀二年太宗將修洛陽胄諫曰閩中河外近置軍團富室強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丙先醜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俯尔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糗糧民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今丁役既盡賦調不入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帝嘉之

張玄素為給事中真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曰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六國之盛將貽之萬世及其子而亡良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唯當弘儉約薄賦歛慎終始如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

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  
未有幸期即何須補葺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漸  
多豈疲之人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  
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欣仰豈有初則天下惡其侈靡  
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仰巡幸此則事  
不急之務成虛賞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而都之好勞  
役過度怨讟將起不其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  
尽天恩合育粗見存立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恐  
未平復柰何營未幸之都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  
高祖將都洛陽娄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土中貢賦  
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閨內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  
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  
五也臣又嘗見隋室造殿楹棟宏壯大木非隋近所有多  
從豫章採來二千人洩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鉄為之若  
用木輪即火出鉄轂既生行一二里即便有破壞仍數百  
人別齎鉄以隨之終日不過進三二十里略計一柱已用  
數十萬功則餘費又過於此臣聞防房成秦人散章華就  
楚衆離及乾陽畢功隨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  
隋日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深  
願陛下思之無為由餘所笑則天下幸甚太宗曰卿為我  
不如煬帝何如桀約對曰若此殿卒興所謂同歸於亂且  
陛下初平東都太上皇勅大殿高明並宜焚毀陛下以凡

木可用不宜焚灼請別與貧人事雖不行然天下翕然謳歌至德今若遵舊制即是隋後復興五六年間趨捨頓異何以詔示子孫光敷四海帝大悅謂房齡曰本修洛陽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脩宜即停之

馬周為監察御史真觀六年上書疏曰微臣每讀經史見前賢忠孝之事臣雖小人竊希大道而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以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何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歸於陛下陛下不以臣愚瞽過垂齒錄竊自瞻省無階荅謝輒以微軀丹疑惟陛下所擇臣伏見大安宮在宮城之西其墻宇宮闕之制方之紫極尚為卑小臣伏以東宮皇太子之宅猶處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雖太上皇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重違慈旨愛惜人物而蕃夷朝見反四方觀者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修起門樓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乎天下矣臣又伏見明勅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為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奎輿動輒嚴蹕經旬非以旦暮至也脫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見陛下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為避暑然則太上皇尚留熱所而陛下自遂涼處溫清之道臣竊未安然勅書既出業已成就願示遠返之期以開衆惑臣又伏見詔書令宗室

勲賢作鎮藩邸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陛下封植之者誠  
愛之重之欲其裔嫡承守而與國無疆也臣以為如詔旨  
陛下所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何用代官也何則以  
堯舜之父猶有未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庶  
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  
欲番之也而桀黷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  
寧使割恩於已亡之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  
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方  
授則雖其翰翮非疆亦可以獲免尤累昔漢光武不任功  
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代者良得其術也願陛下深思其  
事使夫得奉天恩而子孫終其福祿也臣又聞聖人之化

天下莫不以孝為基故曰孝莫大於嚴父莫大於配天又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  
之重祭祀也如此伏惟陛下踐祚以來宗廟之享未曾親  
事伏緣情聖獨以奎輿一出勞費稍多所以忍其孝思以  
便百姓遂使一代之史不書皇帝入廟之事將何以貽厥  
孫謀垂則來世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之訓  
人固有屈已以從物特願聖慈顧省愚疑臣又聞致化之  
道在於求賢審官為政之基在於揚清激濁故孔子曰唯  
名與器不以假人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  
明達本自樂工輿阜雜類常繁提斛斯正則更無他材獨  
解調馬縱使術踰侪輩伎能有取惟可厚賜錢帛以富其

家豈得列預士流超授高爵遂朝會之位萬國來庭騶子  
倡人鳴玉曳履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臣竊  
恥之然朝命既往縱不可追謂宜不使在朝班預於仕伍  
太宗深納之尋除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周從幸洛  
陽又上疏曰臣歷觀前代自夏殷至漢氏之有天下傳祚  
相斷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為積德累業恩  
結於人心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以還降及周隋  
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纔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  
君不廣恩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傳嗣之王政  
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分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  
下而積德日淺固當思隆禹湯文武之道廣施德化使恩  
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但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  
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寬猛隨時而大要唯以  
禮節於心恩加於仁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  
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  
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之一而供官徭役道路相繼兄  
去弟還首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  
時陛下雖有恩詔今其減省而有司作既不廢自然湏是  
人徒行文書役之如故臣每訪問四五年来百姓頗有嗟  
怨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昔唐堯茅茨土陛夏禹惡衣  
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借百金之費  
輟露臺之後集上書囊以為殿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  
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  
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代差近事迹可  
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拜諸王妃主服飾  
議者皆不以為儉臣聞昧且丕顯後世猶急作法於理其  
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  
尚有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  
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  
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改未有重能安全者  
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  
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  
皆不知其身之失是知殷紂笑夏桀之亡而幽厲亦笑殷  
紂之滅隋陽帝大業之初又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  
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誠也往者真觀之初率土  
霜儉一匹絹絲得一斗米而天下怡然百姓陛下甚憂  
憐之故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  
得粟十餘石而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咸有怨言又  
今所營為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  
由積蓄多少唯在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家貯洛口  
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王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  
家之用至今未及向使洛口東都無布帛則世克李密未

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是有國家之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疆歛之更以資寇積之無益也然儻中國被水旱之災邊方有風塵之患狂狡因之以竊發則有不可惻之事非徒聖躬汗食宴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勵精為政不煩遠採上古之術但及真觀之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慟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傳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歷代以來皆

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者皆仰稟成規備鷹犬之用無威略振主如韓彭之難駕馭者而諸王年並幼少縱其長大當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即萬代之後不可不慮自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是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使前車既復而後車不改轍也今天下百姓極少諸王甚多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遇慮不唯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而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此則武帝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加別優賜

曾無紀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大聖  
創業豈唯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  
行又言臨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唯在刺史縣  
令縣令既聚不可皆賢若每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  
刺史悉稱聖意則陛下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不安自  
古群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擢昇宰相必先試以臨人  
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今朝廷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  
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方始外出而拆  
衡果毅之內身材疆者先入為中即將其次始補州任邊  
遠之處用任輕更其材堪宰莅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  
一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

慮世南為秘書監貞觀九年詔敵陵制度淮漢長陵故事  
務從隆厚程限既促功役勞敝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  
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  
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以親之  
累非曰孝也

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  
耳昔漢成帝造延長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  
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慘  
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呼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  
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  
隙使其中無欲可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

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  
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林武  
帝歷年長文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睹於大体奢侈過  
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人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  
足故聚歛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  
壽陵作終始其畧曰昔葬壽陵因山為体無封樹無立寢  
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  
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錢一以瓦器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  
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鏤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  
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

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  
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  
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  
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  
為丘隴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  
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邪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  
山勢雖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  
也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皆減  
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  
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鉄使萬代子孫  
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三十六

日已依霸陵今為墳隴之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  
覽古今為久遠之慮臣之赤心惟願萬歲之後神道長安  
陛下孝名揚於無窮矣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  
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方始成就今以  
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又漢家  
大郡五年萬戶即曰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興之一等此  
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  
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  
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稱冬狩蓋惟常典射隼從禽備乎  
前誥伏惟陛下因所覽之餘成順天道殺代將欲躬推班  
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屈穴尽逸射之林藪夷凶翦暴以  
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  
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  
猶戒御廩斯蓋重慎防微為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前前  
張昭變色於後臣微物敢忘斯義且彫弧星畢所殪已多  
矣願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  
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則貽範百王  
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  
姚思謙為散騎常侍太宗將幸九成宮思謙進諫曰陛下  
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不可以人從欲然則  
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亦甚  
切至太宗嘉言喻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清好遊

幸甚嘉卿意賜帛五十匹

劉仁軌為懷陽縣丞貞觀十四年太宗欲幸同州校獵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有沿革未必因循今年年雨應時秋稼甚盛尽力收穫月半猶未畢功貧家無力未下始宜種麥直據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祇供頓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畧動費一二萬工百姓牧歛實為狼狽臣願陛下少留万乘之尊垂听一介之說退延旬日收刈揔了則人尽間暇家得康寧奎駕徐動公私交泰上隆聖書勞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二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三

諫諍部二十一

直諫第十

唐褚遂良為起居郎貞觀十五年詔有事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大微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年數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其年遷諫議大夫太宗每月給魏王泰料物有踰於皇太子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備君道亞霄極其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為例所

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  
知有國家必有嫡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頂尊  
崇如當尊者踈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私恩害  
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跡施令為  
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尽善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  
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傳曰臣聞愛子  
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遂  
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復道彌  
望積財鉅萬計出入警蹕小不得意發病死宣帝以驕恣  
淮陽憲王幾至於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  
新出閣伏願常存禮則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

加歲增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觀之以文  
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  
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納其言遂良後為太子賓客時  
薛延陀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納其財聘既而不與  
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為國本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  
而不違仲尼寧去食而存信延陀曩歲迺一俟斤耳值神  
兵北拍蕩平沙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加兵諸外而  
恩起於內以為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  
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共沐和風  
同飡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復降洪私許其  
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

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于時百寮端笏戎夷左衽處奉歡  
宴皆承德音口歌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  
以為陛下欲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  
妻可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  
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听君子失色於物不失口於人晉  
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  
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  
之陛下慮生意表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者少  
所失滋多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  
得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此  
士以此無信而懷慙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勵軍事伏惟

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  
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  
在之人皆思報厚德其所生息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  
得一公主配之以誠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唯聖人手且  
又龍沙以北部洛為算中國繫之中不能盡亦由可北則  
蠕蠕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之以德為  
恩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陛下聖德無涯威  
靈遠震遂手高昌破吐渾立延陀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  
無撻菽粟豐賤祥符累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  
伏惟旁垂豈弟廣滋含育而常嗔絕域有意遠藩非偃伯  
興文之道非止戈為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鼓

言不勝戰懼時太宗欲親征討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莫  
離支賊殺其主嘗用其人夫出師吊伐當乘機便今因其  
殺嘗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策人莫能知昔隋  
末亂離手平寇亂及比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繫  
之群臣莫不苦諫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  
外之國畏威懾為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莫惑  
何者陛下神武不比前代之人君兵旣渡遼指期剋捷萬  
一差跌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忽兵則安危難測太宗深  
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陀犯邊陛下必欲追繫此  
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陀無一人生  
還可五十年間疆場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證誤計耳

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策安肯失謀由是從  
勣之言經晝渡遼之師遂以太宗良鏡意三韓惧其遺悔  
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警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  
境方手手足他方絕域若身外臣近於生下伏奉口勅布  
語臣下云自欲代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為陛  
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遂收地斯實承機閑  
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戰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  
石輕梯取如反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克平凶亂  
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勵人物皆  
思效命昔候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掃萬里之高昌平  
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縱指示声居聖明臣勞求史籍

訖乎近代為人之主自無代遠人臣徃征則有之矣漢朝則荀彘僕楊魏代則無儉丘王頎司馬懿猶為人臣慕容真僭號之子皆為其主馬驅高麗虜其人民削平城墓立功同於天地美化苞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剪平地逆大有瓜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小自除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弃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帶方玄免海途深測非萬乘所宜行踐留京徑畧非遠為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夫頸敵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蕭鈞為諫議大夫永徽初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任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鈞進曰文操以犯情實難原然於常法罪不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威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帝納之

韓瑗為黃門侍郎永徽中高祖欲廢皇氏王氏立武昭儀瑗因秦事泣涕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聚今無愆過即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煬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為社稷之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瑗又上疏諫曰臣聞王者立后以作配天地比德

日月並明則照四海如日月有薄蝕則天地昏矣且匹夫匹婦尚相揀擇况天子乎夫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於皇帝姐已傾覆於殷王前史載之殷鑒不遠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未嘗不輟卷嘆息不謂於今塵黷聖代今如不法後嗣何觀伏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世所笑若使殺身以益國家殖醢之戮臣之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子胥云臣見麋鹿遊於姑蘇臣今恐海內失望之後有荆棘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中書侍郎來濟又密表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匹乾坤之道象二儀敷育之義主承宗廟母臨天下以配后土執饋皇始必擇禮教名家幽閑淑令副四海之內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周似氏而與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遂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

李君球為荊州刺史龍朔元年四月詔諸道總管率三十五軍川陸分途先觀高麗之豐高宗將親率六軍以繼之君球上疏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兵者凶器戰者危事故聖主明王重行之也愛人力之尽恐府庫之殫惧社稷之危生中國之患故古人之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昔秦始皇好戰不已至於失國是不愛其內而務其外故也漢武遠討朔方殆乎万里廣招南海分為八郡終戶口減半國用空虛至於末年方

下哀痛之詔自悔其失被高麗者僻側小醜潛藏山海之間得其人不足以彰聖化弃其地不足以損天威何至手疲中國之人傾府庫之實使男子不得耕耘女子不得蠶織陛下為人父母不垂惻隱之心傾其有限之資貪於無用之地設令高麗既滅不得不滅發兵鎮守少發即兵威不足多發則人心不安是乃疲於轉成萬姓方聊生也萬姓無聊即天下敗矣天下既敗即陛下何以自安故臣以為征之不如不征滅之不如不滅惟陛下裁斷疏奏而不報

張文瓘為東臺侍郎龍朔三年蓬萊宮成百官奉賀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養之逸則富以康使之勞則怨以叛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致使土分瓦解戶口減半臣聞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岡常懷懷於有仁陛下不制之於未亂之前安能救於既危之後百姓不堪其弊必構禍難殷鑒不遠近者隋朝臣願稍安撫之無死生怨帝深納其言

徐齊暉為臺舍人咸亨元年三月勅令突厥猶長子弟事東宮徐暉上疏曰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為友匪為專賴師資故亦詳觀近昔皇太子自可招尋園綺寤寐應劉陛闈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沉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韞表之子入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迄有德書曰任官

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齊明俄又上奏曰齊獻公即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於祖今周忠孝公廟甚修而齊獻公廟毀不審陛下將何以垂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帝皆納其言

劉思立為侍御史儀鳳二年四月詔以河南河北旱儉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思立上疏曰今麥序方秋蠶桑未畢三時之務萬姓所先勅使撫巡人皆竦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踊躍參近必難抑止集聚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逾程往還兼之晨夕停滯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却成煩擾又無驛之處求馬稱難揀擇公預私私追集雨後農要特切常情暫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為一馬

遂勒數家此從相乘必恐滋甚且委州縣賑給待秋後間時出使褒貶疏奏謚等遂停不行

袁利貞為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正月王公以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餼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疏曰伏以恩旨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嬪宴會之處象闕路門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之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私微臣庸蔽不閑典則忝預禮司不敢不奏輕陳狂瞽願垂省察帝從之改向麟德殿陳設至會日群臣樂飲帝使中書郎薛元超謂利貞曰卿門承忠鯁能抗疏直言不加厚錫

無以獎勸之於是賜百段錦綵

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襄行永淳元年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善感諫曰自古帝王莫不以登封告成為盛事夫皇已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則與三皇五帝比隆矣但數年以已來菽粟不稔百姓餓死道路相望兼四夷交侵日有徵天皇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方便營造宮室勞役不已天下聞之莫不失望臣聞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臣忝任御史是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帝雖優容之竟不納其奏善感頗涉經學時承平日久諫諍殆絕善感既進諫曰時人甚以此稱之蘇良嗣為荊州都督府長史高宗令宦官緣江採異竹將於苑中植之使

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荊州良嗣因之上疏切諫稱遠方求珍異以疲道路恐非聖人抑已愛人之道又小人竊弄威福以虧皇明言甚切直疏奏帝謂太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恠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中朱敬則為右輔闕初則天臨朝稱制天下頗多流言異議長壽中既漸寧晏宜絕告密羅織之徒乃上疏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宮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昔日愛功疾耕急戰人繁國賦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功戰夫兵猶火也不職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大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

禮以導之秦計不然淫霍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分此不  
變之禍也陸賈叔通之事漢王也當榮陽成臯之間糧饋  
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竒進豪猾之才薦貪暴  
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  
聞二子顧眄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至道謀帝蓄  
高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  
上得之安可馬上理之手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  
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此知變之善  
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置詩書而不顧重功戰之吏  
尊首級之村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繫柱吾屬不  
得無謀即晷漏難逾何十二帝手亡秦是續何二百年手

故曰仁義者聖人之遽庖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  
向畢狗頭投淳精已竭糟粕可棄仁義尚禮况輕此者乎  
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流叔言四凶搆難不設鉤鉅無  
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  
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  
保能無祆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  
人之祕術故計不下席听不出門蒼生宴然紫宸易主大  
哉偉哉魚得而稱也豈比造功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  
頭拆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声  
極溺不虧行康飢非彘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  
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察

遽戶之須毀見機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  
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詞流曠蕩之  
澤凡萑菲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銍塞羅織之蹊掃朋黨之  
迹使天下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則天下順之

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具泰宮於萬安山藏用上疏  
諫曰臣愚雖不達時變竊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  
聞土陛三尺茅茨不翦採椽不斷者唐堯之德卑宮室菲  
飲食盡力溝洫者大禹之行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  
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為帝王之烈豈不  
以克念狗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宇  
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

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且頃歲以來雖年穀頗登而百  
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後歲月不  
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未易堪  
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為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為患至  
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信左右傷陛下至仁也  
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至仁明君不患切直  
之言以垂名於千載陛下誠能發明恕之制以勞人之詞  
則天下必以陛下為惜人力而知民苦也小臣固陋不識  
忌諱敢昧死上聞乞下此章與執政者議其可否天下幸  
甚

徐堅為萬年主簿則天如意元年六月上疏曰臣聞書有

五德之道慮失情實也令著三復之奏恐致虛枉也竊見  
比有勅勘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死不可  
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  
赤族從戮豈不慟哉此不足肅姦逆而行明典適所以長  
威福而生疑惧臣望絕此处分依法覆奏則死者耳伏知  
泣辜之恩生人懼悅見詳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  
若不揀擇恐招枉監諸官僚之內有用法寬平百姓所稱  
者願親而任之有處士深酷不允者願踈而退之則囹圄  
無冤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規罪不至孥  
漢呂之茂德故卻芮作亂而卻缺登朝稽康被刑而嵇紹  
入用終能立功白狄效死湯殷千載美談斯為稱首父子  
猶其如此余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至於  
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室  
命惟新有道貧賤實為深耻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  
器將何望哉是以聖人衰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  
懷故姚璿之徒皆逢任委而在下列識天不必為永微疵  
不弘大体又准勅逆人同堂親不得任京及兩畿三輔准  
法刑戮總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勅有司勅令之  
外不得輒為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則巍巍之德作  
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

劉承慶為左拾遺證聖元年正月制九品以上各上封事  
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

所以知其善天意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  
可以矜功而自滿灾變奄降不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  
桑穀生朝懷惧而內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辛紂以  
雀生大烏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制頃亡之故灾變之  
生將以覺悟明主扶持之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祇畏神心  
驚惧天誠飾身正是業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成  
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未公憂災感之  
灾而膺三舍之壽高宗懲雖彛之異享百年之福此皆其  
數也自陛下承天理物之道通神美瑞嘉祥游臻狎委非  
臣所能尽述日者變生人火損其神宮驚煬聖心震動黎  
庶臣謹按左氏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人火因而興故

指火体而為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灾言之其名雖殊為  
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其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燄  
妄灾起宗廟燒宮觀自上而降所謂天火濫燄妄起所謂  
人火其来雖異為患是同王者舉措云為必關幽顯击為  
天道顯為人事幽显亦通天人理合今匹人宿藏其大本  
無於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燒之所孽煨潜扇倏  
忽成灾雖即因人亦閔神理臣愚以為火發既從廟主後  
及總章意將所云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互教即是津梁  
何假糾宮方汲引既僻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宰之筵兼  
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弘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後  
人却且煩勞家國承前大風拆木天誠已顯今者蠹齧斯

熾人尊腹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  
遠厥應昭然殆將言此臣以為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  
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灵依憑營之可曰大  
功損之實非輕事既失嚴禋之復所傷孝理之情陛下昨  
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群僚理合兢莊震悚惶神体克寧  
豈非深悅但以火器初止尚多驚懼餘憂未息遽以歡事  
逼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性情故傳曰可憂而樂取憂之  
道又古者有大祭四壙即陰之氣祈之以禳火災夫大陽  
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興陽事臣聞災變之具生  
至聖不勉聿修其德來患可禳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  
而左使張昇以為今既火流王屋祿星大周之祥通事舍  
人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  
更散壞斯實諂佞之邪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晡昧王化無  
益萬機夫天道雖高其察弥近神心雖寂其听弥明交際  
皇王事均影享今大風烈火譴咎相仍斯實天人丁寧戒  
諭聖王使鴻基益固天祿永終之意也伏願陛下乾乾在  
慮翼翼為懷若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  
青之由無戾天人之心而與不急之役則兆民蒙賴福祿  
無窮幸甚幸甚

丘愔前為魯王府功曹叅軍延載元年校檢內史李昭德  
等權用事為朝野所惡愔上疏言其罪狀曰臣聞百王之  
失皆由權歸於下宰臣持政常以勢盛為殃魏冉誅庶族

以安秦非不忠也弱諸侯以強國非無功也然以出入自  
專擊斷無忌威震朝野不聞有王祿一進深言卒用憂死  
向使昭王不即覺悟魏冉遂以專擅則秦之霸業或不傳  
於子孫陛下創業興王撥亂英主總權收柄司契握圖天  
授已前萬機發皆命中舉事無遺公卿百僚具職而已自  
長壽已來厭怠細政委任昭德使長機權然其雖有幹濟  
小才不堪軍國大用直以性好凌轢氣負剛強育龔下人  
芻狗同列刻薄慶賞矯誣憲章國家所賴者微所妨者大  
南臺見勅自諸處奏事陛下已依昭德請不依陛下便不  
依如此改張不可勝數昭德叅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  
利不預諮謀要侍尽可將行方始別生駁易揚露專擅显  
示外人歸美弘愆義不如此州縣列位臺寺庶官入謁出  
亂望塵憎氣一切奏獻與奪事宜皆承旨意會附上言令  
有秩之吏多為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  
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近者新陷來侯  
兩族兼挫侯王二仇絳銳更不可當方寸良難窺測書曰  
知人未易人亦未易知漢武光將以寵萌可以託孤卒為  
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以安國竟肆姦回夫小家理生有  
千百之資將以託人尚憂失受况兼天下之重可輕忽委  
任者乎今昭德作福專威橫絕朝野愛憎與奪傍若無人  
陛下恩遇至深掩蔽過厚臣聞蟻孔壞隄針芒瀉氣涓流  
不絕必成江河履霜堅冰須防其漸權重一去收之極難

伏願陛下殷鑒古先早為裁抑無令禍大使至難除臣又聞之譏刺近臣犯顏深諫明王聖主亦有不容臣熟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但使國安身死臣實不悔所望陛下深覽臣言為萬姓自愛昭德竟坐免

張說為右輔闕則天聖曆三年四月幸三陽宮避暑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幸離宮暑退涼歸未級還旨愚臣固陋恐非長策請為陛下諫其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有堦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有費給連雨弥旬即難周濟陛下大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蘊若丘山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

是猶倒持劍戟示人鐔柄臣竊為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告成福小萬方輻輳填成隘郭併插無所排斥居人蓬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疵記孤嫠老疾流轉衢巷陛下作人之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竒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士延未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餘里出入來往雜人甚多無墻垣高禁內有榛藂谿谷猛獸所伏暴匿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警蹕不肅歷蒙睿乘險戲卒然有返獸狂夫鷩犯左右豈

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為無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窺邊南有夷獠騷徼閔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駕深居上京息人以展化修德以來遠罷不及之後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慮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芻議十不一從何者阻盤遊之娛間林池之玩規遠晷而替近適要後利而替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賢臣之意然臣尽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矣地待罪疏奏不納劉知幾為懷州獲嘉主簿證聖元年表陳四事其一曰臣聞小不忍亂大謀小人者大人之賊也竊以赦之為用復

何益於國哉若乃皇業權輿天地開闔嗣居即位黎元更始則時籍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必求之政術猶未謂克况乃時非變革代屬清平而輒降彼謬恩原茲罰罪者乎是以歷觀復古兩漢舊事康衡儒學之俊才吳漢弼諧之良輔至於讜言規主唯願勿赦劉先主亦嘗謂諸葛亮曰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亂理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外王秀父子歲歲赦有何益於理及後主嗣業蜀赦漸多故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天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今上賢仁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急而數惠姦軌之徒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豈具瞻之美所望明德哉是蜀政凌遲浸以彫弊竊惟皇家之受命也肇

自攝政負盪之始迄乎惟新革命之初赦宥之澤可謂多矣逮乎六合清晏兆民樂康而非常之恩猶未寢息近則一年再命遠則每歲無遺至若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莫不公然故犯之無疑憚假使身嬰桎梏跡窘狴牢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有名或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財方使規求申請謁於吏部之曹納金帛於司刑之吏不即剖斷故致稽延推遷荏苒既露恩宥且下愚不移習性難改雖頻煩肆青每於自親而見利忘義終焉不易用使俗多頑悖時宰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成徽幸若乃方正直敢言之士守善嫉惡之

夫每欲攬轡埋輪効鷹鷂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効其功聞恩無所施其巧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臣望陛下遠覽衡吳陳鄭之說近尋劉葛孟費之談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兆人百姓有罪者無所逃刑理務當官負慙者無由免罰自當黎甞知禁姦究肅清形期勿刑罰一勸百與夫年年降赦歲歲承恩而違犯相仍罪責不已效其優者不可同年而語哉其二日臣聞君不虛授臣不虛受授則失無是日能官又曰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此皆聖賢之達論君子之格言也是以古之為善政者表賢愚甄善惡才有可紀則白衣登公用無所堪則土牛不運唯漢代有賜爵一級恩澤封

侯此乃曠古殊恩千載一遇頗煩渥澤每歲常行者也臣竊皇家始自文明迄乎證聖其間不過十餘年耳海內且僚九品已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無功獲嘗徼幸實為深矣何者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其釐務當官尸素尤弥年歷紀竟無絲髮之功准例班隨屢獲丘山之施而曾無耻悔愈長貪叨每論設官途規求士進而不希孝悌取達唯擬遭遇便遷或言少一品未脫碧衣待一階方披朱服遂乃先求笏帶預辦衫袍今日御則天門必是加勳一轉明朝享正陽觀應賜級一班既而如願果諧依期必獲得之者自謂已力受之者不以為漸報恩之績未聞知足之情安在至於朝野宴聚公私集會緋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深紵紫拖青瓊甌將瓊瑤並列懷金佩玉芝蘭與蕭艾連行不知何者為妍媸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已後稍節私恩使有善者愈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自當人皆匪懈官尺奉公士林載清人倫有序矣其三曰臣昔見有唐御曆列職命官國多刊印之譏人有積薪之歎自陛下臨朝踐極頓革此風然矯枉過正亦為甚矣至如六品以下職事清宮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其有行無聞於十室即預朝流識不及於三隅俄登士伍斯固比肩咸是舉目皆然咸聞翹楚之詩唯見伐檀之刺故都中有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四方流轉遂為口實臣聞漢明帝代公主有為子

求尚書郎者帝曰郎官上應列宿非其人則可竟不之許而多賜之金夫以國儀之尊一郎之賤猶尚慎其所舉不以假人况今尸祿謬官其流非一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曰臣聞漢宣帝曰與朕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之刺史是也移風易俗其寄不輕求瘼字人僉屬斯在然則歷觀兩漢已降迄乎魏晉之年方伯岳牧臨州按部或十年不易或一紀仍番莫不尽其化下之方責以理人之術既而日將月就風加草靡故能化行千里恩漸百成今之牧伯有異於是倏來忽往蓬轉萍流近則累月仍遷遠則踰年必陟將廳事為逐旅以下車為傳舍或云來歲入貢多應改職或道今茲會計是移藩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用使百城千邑無聞廉社之歌萬國九州罕見趙張之政臣望自今已後刺史非三歲已上不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庶弘共理之風以贊垂衣之化疏奏帝並嘉其公直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四

諫諍部十二

直諫第十一

唐薛謙光為左補闕萬歲通天二年四夷多遣子入侍其  
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軒奚皆因充侍子遂得偏觀中  
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為邊害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  
自古所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違中國前  
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受向化之誠  
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  
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已後遂革襲衣冠築宮京師不  
令歸國此中葉之故也事較其利害則三王事而漢魏非

論其得失則拒邊長而徵臂短殷鑒在手往代豈可不懷  
經遠之慮哉其郭欽猷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王咸以  
為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好慕化之  
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授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  
前事不忘則後代之元龜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伏  
惟陛下德洽區外仁被左衽緩懷式遏之方故無遺策豈  
臣康淺所敢輕議然而區區之心有所未及切惟突厥吐  
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  
曳居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氍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  
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畝史察安危於  
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

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故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  
名在夷狄廣其從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  
狼子孤心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羅災實  
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  
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  
使其子孤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始代  
楚取巢取駕克棘人州坐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  
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於分晉其後卒  
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  
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天胡兵五  
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鈍、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猶然

三而當一由事言之利兵內不可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胡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不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敝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地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庐賢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不生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享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昇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正當劫邊人繒綵麩粟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弥崔懿反為其用耶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便由余効忠日殫尽鄙以臣忠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預不謹邊臣失馘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四夷經營万乘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克侍子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言矣疏奏不納

蘇安常冀州武邑人涉獵文史尤明周官及春秋左氏傳  
大足元年投匭上疏曰臣聞曆教在躬握璇璣者哲后天  
命攸屬臨室極者聖人或揖讓而升或干戈以定此二塗  
也今古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  
萬物充塞臣謂虞庭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之顧託  
受嗣子之推讓豈不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勳應天順人于  
今二十餘年矣臣馳情緝素繹慮丘墳竊女媧氏之代風  
俗簡朴人淳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自漢朝以惠帝幼  
冲呂后監撫享國八歲日不暇給雖不傳之簡策亦焉足  
道哉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即  
宗文祖武之業也封中岳即萬代一時之事也受寶圖即

河圖洛書之瑞也功既大矣業復成矣即當損其犬馬減  
其服馭觀四大其如遺視萬乘其若脫陛下豈不聞虞舜  
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既長推位讓國其道  
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親族且與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  
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愛今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既  
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陛下年德既尊室位將  
倦機務殷重浩蕩心神何禪不位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  
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其若天意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  
既是厭倦萬機之象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姦臣托構久已  
自新相位推位青宮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聖代  
此謂人事也故知天意人事然我聖朝大臣重祿不言近

臣畏罪不諫不能使吾君有堯舜之道故書云后德唯臣不德唯臣此其畏也臣又聞自昔明王之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廢履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是非便臣請出為公侯任以閑簡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三十餘孫今無尺土之封此非久長之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府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之師傳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重光享祀不輟斯為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觀故賊侵擾窺覘中國陛下居總章申廟美赫然發怒分閫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燒篋鏢刃以時繫年即士卒不遑府庫空竭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此其謂也陛下若能告倦萬機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面縛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史臣書之曰掩媯燧而邁胥庭後代聞之曰四三皇而六五帝豈虛也哉臣以山東草莽耳無繫鍾鼎食之榮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時跪而辭父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汝當敵一謀魚一策厥塗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契之位古人有言欲安其家先安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於君當今天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云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母又謂臣曰朝亦倚門而望汝慕亦倚門而望汝若能工致人主進書敵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是吾子也臣

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寢今欲決策千里徒步三川雖牽掘而無由同敵符而竊杵陛下若採臣一言之善成國家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幸甚疏奏則天召見賜食慰而遣之長安二年安常又上疏曰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固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伏惟皇帝陛下功格四表道大百王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機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鯀在其朝間陛下骨肉之恩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請聖情以運祚將棄拯斯大鄙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倭成朋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具念亦何能救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昔有惰失馭小人道長群雄馳鹿四海瞻鳥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平萬縣龍飛踐極歆血為盟指河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言須小可以喻大陛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豈不以上服天意不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子陛下恐國嗣將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懼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毋慈子孝焉使天移易風俗惟陛下思之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竭大帝時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

鍾鳴漏盡臣愚以為生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  
殊不知物極則反器物漏即傾故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機務自怡聖躬命史臣以書之  
今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前後所上事條必  
知陛下不能用但要不可不言臣聞見過不諫非忠臣也  
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  
哉故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鑒輟萬機詳臣愚見陛  
下若以臣為忠則從諫如流擇是用之若以臣為不忠則  
斬取臣頭以示天下疏奏不納

桓彥範為司刑少卿長安中司僕卿張昌宗坐遣術人李  
弘恭占相云有天分御史丞宋璟請收付制獄窮理其罪  
則天不許彥範上疏奏曰微臣竊見宋璟奏張昌宗令李  
弘恭占曰有天分及有天子氣請禁身勘當恩勅不允者  
但昌宗無德無才謬承榮寵自宜粉碎肌骨以吞殊私豈得  
苞藏禍心有此占相陛下以簪屨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  
逆亂罪多自招其咎此是皇天降怒非唯陛下故誅違天  
天不祥乞陛下裁擇原其本奏以防事敗事敗即言奏訖  
不敗則候時為變此乃姦臣詭計擬惑聖人今果遂其所謀  
陛下何忍不察向若昌宗措其占相奏後不合更與弘恭  
往還修福復擬禳厄此則期於必遂元無悔心縱雖奏聞  
情實難恕此而可捨誰其可刑陛下黨而不誅養成其惡  
臣恐更有違逆者無人敢言縱使昌宗元無此心今見頻

遭事迫當不日為亂况復先有包藏又昌宗經勘當已前  
其心或防後敗雖有此惧勢仍傾朝况經兩度事彰矢息  
普皆捨放自亦以為得計人亦以為應運即不勞兵甲天  
下皆從萬方譏之以陛下縱成其亂也臣聞父在子稱尊  
者尚為逆子君在臣弔天分是為逆臣臣逆而不誅社稷  
其亡矣伏請竹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罪不報  
魏靖為監察御史長安二年十一月上疏曰臣聞國之綱  
紀在乎降殺理道攸寄人命所懸法務於寬刑期尚簡猶  
慮詆欺過制放濫不歸臣遠矚前經歷探故事刑得其中  
則風雨順而陰陽和法失其宜則怨濫興而災青作雲臣  
酷吏者資矯佞以事君行刻薄以臨下矯佞似手用意刻

薄類手無私侮憲害公弄權撓法倚深之奏似公之請既  
肆淫巧理難听察其周興來俊臣丘勣萬國俊王弘義侯  
思止郭弘霸李敬仁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既堯年四  
凶矣恣愚騁暴縱霍含毒離疾在位安忍朝臣罪遂法加  
刑隨意改當其時也囹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神灵不昧  
冤魂有託行惡期報禍淫可徵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臣竊  
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賢藉沒以  
勸將來呈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王傍泊貴  
臣明明有羅織事矣俊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礼超迁裴  
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被  
其陷者豈可術究累歲且緝反之徒須得反狀唯據口辨

即請行刑拷楚妄加疑吞何恨故徐有功以寬平而見忌  
解瑟羅以妓女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為喻其  
餘可詳臣又聞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  
亡霍猷可臨終膝拳於頂李敬仁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漏  
庭群妖橫道推徵集應若享隨聲備在人謹不為虛說伯  
有昼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臣以至愚之不識  
大体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惟大獄庶  
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息渙一流天下幸甚  
疏奏制令來俊臣丘勳等所推鞠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  
重檢勘其冤濫者雪免

張廷珪為監察御史則天長安四年四月幸興泰宮欲於  
白司馬坡營建佛象廷珪上疏曰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  
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如來之果不可外求也陛  
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  
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  
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禍甚  
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演說其福  
勝彼如佛所言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  
以為塔極治之金以為像雖勞財甚矣費財多矣而所獲  
福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  
惟理亦明矣竊為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修文置精舍

則經云菩薩作福德不應貪看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况此宮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填塞川澗通採斫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生夏之義愍蠢動而不息害其生哉今陛下何為之又後鬼不可惟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土貧屢朝驅暮役勞筋苦骨單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疢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營築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郡縣徵歛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声溢路和氣未洽豈佛標流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以為之且邊朔未寧軍裝口給天下虛竭海內勞敝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經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其福德若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慙慙於住相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狀願陛下察臣之愚以佛之意務以理為尚不以人廢言幸甚帝從其言即停作楊齊哲為洛陽縣慰長安四年太后幸西京齊哲上書諫曰臣聞古先哲后咸以為獨智不可以任已專欲不可以為衆所以樹板徵謗懸鼓納諫思聞過而從善全直言而沃心用能網紀天下統成大業經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夫何為哉安人之道貴於省事也陛下以大足元年冬

迂洛邑四年又將西幸聖躬得無勞於車輦乎士卒得無  
敝於暴露乎扈從僚屬倣裝而不濟隨駕商旅棲泊而匪  
寧東周之人盛懷嗟怨昔者周穆王欲周行天下使皆有  
車徹馬迹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陛下玉璫四  
周金輿三駕車徹馬迹雖未出於兩都巡狩省方事不師  
於五載雷動天轉海運山移儼彼六龍歲適千里此亦近  
於竭人之力矣安人之道臣用有疑此邦父老抗表留駕  
陛下告以吐蕃和親為詞臣愚以為未得也况吐蕃叢醜  
西隅咫尺自今到洛曾不崇朝陛下乃欲務其難遠惠然  
從就夫千鈞之弩尚不為鼯鼠發機况萬乘之君輕為邊  
戍枉駕夫人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經曰可畏非  
人是不可欺也今陛下言此是欺下也使南使何以書之  
臣朽才淺學竊為陛下籌之陛下今幸長安也乃是皆逸  
就勞破益為損何者神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  
日夕流衍地當六合之中人悅四方之會陛下居之國無  
橫費長安府庫及倉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轉輸價直非率  
戶徵科其物尽官庫酬給公私糜耗盖亦滋多陛下居之  
是國有橫費人疲重搖由此言之陛下之居長安也山東  
之人才力日匱在洛陽也關西百姓賦役靡加背返就勞  
破益為損殷鑒不遠伏惟念之又王者敬授民時所重惟  
穀今陛下奎輅以明年正月即塗歲首就耕之初駕行非  
務農之意無乃不可乎

嚴善思為給事中神龍元年中宗欲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善思抗疏諫曰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葬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大聖卑於天皇大帝若欲開陵合葬即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縱隙鑄鉄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鑄鑿然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葬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類有難遂至則天大聖皇后機總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作禮經緣情為用無足依准况今事有不妥豈可復修斯制臣又伏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漢之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斯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資聖地後之裔嗣用託灵根神灵或有不妥後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網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夫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前哲垂範其立葬經欲使生人之道克隆死者之神永泰伏望少迴天眷

俯鑒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  
義安凡在懷生熟不慶幸疏奏制令百官詳議尋降勅  
言則天遺命葬乾陵

賈虛已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元年追贈后父故豫州刺史  
常玄貞為上洛群王虛已上疏諫曰臣聞孔子曰唯名與  
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盟書所棄今陛下創  
制謀始垂範將來為皇王令苗子孫明鏡興復未幾后族  
有私臣須庸愚尚知不可史官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顛  
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  
見太平柰何行私惠使樵夫議之即先朝贈太原郡王殷  
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孽莪成可惜也如渙汗  
既行憚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固辭使天下知引讓之  
風生管著冲謙之德則是巍巍聖鑒無得而稱疏奏不納  
斬長為左拾遺神龍初中元以時屬炎暑制令每隔日方  
坐常上疏諫曰臣聞昔漢制反支日亦通奏事又光武在  
軍躬自覽疏明帝撫運夜必讀書豈以四序炎寒有妨政  
理况陛下紹登大位初啓中興六合之內莫不延首傾听  
威息未著忠信未孚勤勞者未達沉滯者未舉逋逃者未  
還浮為者未息兼之郡國凋弊倉廩空虛獄訟猶繁澆淳  
尚雜外逼凶寇調發未寧內切飢寒衣食不足人思陛下  
企望太平久矣陛下固宜兢兢業業居安慮危絕嗜慾之  
源崇清淨之化宵衣汗食以蒼蒼生之望簡賢任能以救

蒼生之弊使天下翕然變風變俗柰何以其微熱遂闕有  
一日萬機之事六合之內不可家到戶說必為陛下安其  
宮室重以宴閒忽於黎庶怠於听政復何以達堯心於天  
復何以垂今範於後代臣愚竊為陛下有所難惜帝不納  
李邕為左拾遺神龍初上疏曰益人有感一殮之惠殞七  
尺之軀况臣為陛下官授陛下祿而得於目之所見口不言  
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  
群下竊議道路藉藉皆云鄭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  
陛下信之尚見驅使此事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  
不敢以膏臆對揚天威請以古事為明證孔丘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思無邪陛下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又致  
之道則爽鳩氏又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  
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應得之永有天下亦  
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神之道則墨翟  
于寶各獻於至尊而二主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  
可得而求此皆事涉虛妄歷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  
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人事敦  
睦九族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听理天下伏望陛下  
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宋務先為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初以水災令文武官九品  
已上直言極諫務先上疏曰自昔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  
忠諫罔不乱何者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闕此

其所以興也拒忠諫則群議壅郡議壅則上必孤此其所  
以亂也伏見明制令九品已上直言極諫大哉德音真堯  
舜用心禹湯之責已也臣謬叅朝列浸沐聖恩敢不竭愚  
以副聖旨狂言抵禁幸陛下寬而宥之臣嘗讀書觀天人  
相與之際考林谷冥符之兆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數  
失於此變生於彼亦猶影之象形享之赴聲動而輒隨各  
以類應故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竊見自夏已來水  
氣勃戾天下郡國多罹其災去前月二十七日洛水暴漲  
漂損百姓臣謹按五行傳曰簡宗廟祠祀則水不潤下夫  
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是故鬼神歆享多獲福  
助自陛下光臨室極綿歷矣涼郊廟遲留不時殷薦山川

寂寞未議懷柔水之為災殆因此發臣又按水者陰類臣  
妾之道陰氣滿則水泉迸溢加頃虹霓紛錯暑雨滯淫雖  
丁厥時而汨常度亦陰勝陽之沴也恐後庭近習或有離  
中饋之職于外朝之政伏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  
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于今未息謹按五行傳曰思之  
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或未躬親平昔大  
戊有異木生於朝伊陟戒以修德厥妖用殄高宗有飛雉  
雉於昴祖已陳以正事殷道再興此皆視履考祥轉禍為  
福之明鏡也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英  
佐雖多皆莫仰陛下天光伏願勤思法官少疑大化宜可  
以萬方為念不以声色為娛以百姓為愛不以大馬為樂

暫勞宵汗用緝明良豈不休哉天下幸甚臣聞三五之辟不能克淫亢太平之時不能無小孽駕御之道存乎其人若細微之恠怙而不恠及禍變成象駭而畜之猶水決而繕防病困而求藥雖復電免亦何救哉夫災變應天實繫人事故日蝕修德月蝕脩刑若乃雨暘或愆則貌言之咎雩禱之法存乎禮典今暫逢霖雨即閉坊門棄先聖之明訓遵後來之淺術時偶中者安足神耶蓋當屏醫收津豐隆戢響之也豈有一坊一市遂能感召皇天暫開暫閉便欲發揮神道而必不然矣何其謬哉至今巷議街談共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燮理陰陽夫如是則赫赫師尹是為虛設悠悠蒼生復何所望也自數年以來公私虛

竭戶口減耗家無接薪之儲國之俟荒之蓄陛下不出都邑近觀邑市則以為率土之人既庶且富及至踐閭陌視鄉亭百姓食犬彘之食者十室而八矣丁壯盡於邊塞孤孀轉於溝壑猛吏淫威奮其毒暴徵急歛破其資馬困斯佚人窮乃許或起為姦盜苟事流亡從而刑之良可悲也臣觀今之昨俗率多輕佻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為不止長吏貪冒選舉私謁樂多繁淫器尚浮巧稼墻之人少商旅之人衆誠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端本澄源滌瑕蕩穢接凋殘之後宜緩其力役當乂弊之極須訓以敦厯良牧樹風賢宰革化十年之後生聚富足三代之美庶幾可還臣聞太子者君之二國之本易有其卦天有其星今古相循

率由茲道陛下自登皇極未建元良兆以守噐承祧養德  
贊業離明不可輟曜震位不可久空伏願早擇賢能以光  
儲副上安社稷下慰黎元且親之間謗議所集假令漢帝  
無私於廣國元國切讓於中書天下之人安可啓說積疑  
成患憑寵生灾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至如左散騎常  
侍德靜群王武三思等誠能輟茲機要授彼清閒厚祿以  
富其身蕃錫以稱其意國家噐噐不可以假人朝廷高秩  
已越於尋等且夫貪天之功以有已力秘書監鄭普思國  
子祭酒葉靜能等或挾小道而登朱紫或因淺術以帶銀  
黃既虧國經實悖天道書曰制理于未亂保邦於未危此  
誠理亂安危之秋也伏願欽祖宗之丕烈惕王業之艱難  
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媒黷  
凡此類者今之急務唯陛下留神採納永保康寧疏奏不  
景省龍三年為監察御史河南道巡察使以滑州輸丁不  
多配封全廣有點充封戶者皆歸避甚於行役嗟吁滿道  
因上疏奏曰臣聞分珪裂土各有方位通邑大都不可封  
錫前敵未遠古義亦深自頃命候稍殊旧式莫居磽壻專  
擇雄奧徐州貢土方色已乖寢立辭封讓德不嗣其滑州  
者國之近甸密迩帝畿地出紋縑人多趨射所以列女為  
七分封為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求諸既往實  
所未聞每科封丁有甚征役因而失業莫反其居此州土  
風逃者旧少項日波散良緣封多百姓嗷嗷不堪其弊伏

願稍均封戶散配餘州下息疲昨上遵古制則公侯不失於采地流泛得還於故鄉諸州封戶亦望准此又徵封使者往來相繼既勞傳驛甚擾公私諸附租庸每年送納望亭封使以靜下人仍編入新格庶為永例又聞五等崇勞百王盛典自非邢茅懿戚寇鄧鴻勳無以誓彼山海疇其爵土近者封建頗緣恩澤功無橫草人已分茅遂使沃壤名藩多入侯國邑收家稅丰於天府經費不足蓋亦有由竊見武德之初建侯故事于時天室新定王基創開左命如雲謀臣如雨然而封者不過十數人今禮樂承平邦家繼代有象賢舊德之裔無野戰功城之勳至於命封不合全廣論功少於前兼食邑多於往時既減邊儲寔虧國用伏惟酌隆姬之前訓咨武德之旧章地匪宗盟勳殊社稷不宜加以寔邑自可寵以虛名如是庶續其凝彝倫攸叙臣忝當廉問備採風謚灼見不安豈敢自默知必被封家所疾顧常以報國為心乞擇愚言訪諸朝宰秋毫有益夕厄無恨疏奏不納四年中宗制東都所造聖善寺更開拓五十餘步以增廣僧房計破百姓數百十家老幼稱寃者甚衆務先上疏諫曰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恤民為務節用為先故唐堯之化采緣不斷漢文深仁露臺罷且構西方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不寧匹夫竊歎豈菩薩無相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罔極孝思崇建佛寺土木之功裝嚴斯畢槽房精舍宴生有餘禪宇道場經行已足更事開

拓奪其人便利貧者有濟整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務何至於斯况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役丁匠廢棄農工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之親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用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感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廷後軍屯於塞下眊戶流散府藏空卒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而体唐堯漢文之用心思吾薩如來之本意惕邊卒艱難之弊察下人勞怨之声董逋逃休力役寔倉廩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止侈尚之踞諸不急之務一切總停應須拓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克給黎元幸甚疏奏不納

王覲為監察御史神龍神制則天祔廟日今安國相王與遼陽群王李多祚登輦夾侍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可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以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參乘爰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鄉相之重不自循無聞固讓豈國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史後代何表益之疆諫

拓奪其人便利貧者有濟整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務何至於斯况陽和發生播植伊始興役丁匹廢棄農工一夫不耕必有飢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可因親戚之親唯失百姓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用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感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廷後軍屯於塞下眚戶流散府藏空卒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而体唐堯漢文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惕邊卒艱難之弊察下人勞怨之声董逋逃休力役寔倉廩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止侈尚之踞諸不急之務一切總停應須拓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充給黎元幸甚疏奏不納

王覲為監察御史神龍神制則天祔廟日今安國相王與遼陽群王李多祚登輦夾侍覲上疏諫曰竊惟祔廟之禮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參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可逼奉至尊將帝弟以連衡與吾君以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漢文帝引趙談參乘爰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鄉相之重不自循無聞固讓豈國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史後代何表盎之疆諫

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帝謂覲日多祚雖是夷人緣其有功委以心腹故特令侍輦卿勿復言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五

諫諍部二十三

直諫第十二

唐蕭至忠為中書侍郎神龍二十年上疏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為人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修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異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牙為粉飾苟得是務曾無遠畧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只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為私用則公義不可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塞纖

人遽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昔館陶公主為子  
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  
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即至公之道不虧恩私之情無替  
良吏直筆將為美談于今稱之不輟于口者臣又聞唐  
虞之時建官為賢秦漢之後命爵逾多故官衆則事繁人  
撓則偽起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希求未厭日月增數  
陛下降不訾之澤近戚又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  
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朝綱日懷纖利之輩冒進  
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壑則才者莫用者  
不才二者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  
其禮實亦難遂臣竊見宰臣貴戚及近侍要官子弟親眷  
多居美爵忽事則不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  
無益時政陛下若因循往轍不革前非為弊已成返改難  
及望陛下詳察之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  
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鞞鞞佩  
璲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  
榮班任非其才徒長其飾佩無德而祿有類素飧而詩人  
之言多存諷刺因國風之有暢糞王道之不偏前王之所  
譏後王之所誠願陛下想居安慮危之義行改弦易轍之  
道貴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為官進大德於樞  
近退小人於間僻法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無撓  
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真觀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

職此蓋為勢要親戚罕有才藝遍相囑託虛踐官榮伏願  
陛下遠稽古典近先聖特降明勅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  
官各通內外總麻以上見任京官九品以上者精加簡擇  
每家量勒一人在兩京餘並改授外官庶外分職四方共  
寧百姓表裏相統遐迩乂安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  
不肖進賢才雖言之稍難而行之甚易其外官有行能  
久著淹滯未申者望令巡使察名以聞即加進用冀四海  
之內無復遺材八紘之中同歌聖德帝雖加其意竟不能  
行焉唐紹為左御史臺侍御史神龍二年順天翊聖皇后  
上言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并不因夫子封者請自今  
遷葬之日大特給鼓吹官官亦准此制許之紹上疏曰竊

聞鼓吹之樂本屬軍容昔皇帝濛鹿有功以為警衛故搃  
鼓吹之樂虜吼鷓鴣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  
禮適得用之丈夫有四方之功所以恩加寵錫假如郊天  
祀地誠是重儀唯有官懸本無案架故知軍樂所備尚不  
洽於神祇鉦鼓之音豈得接於閨闈唯式公主妃以下葬  
禮唯有團扇方扇綵緯錦障之色加以鼓吹歷代未聞又  
准令五品官婚葬元無鼓吹唯京官五品得借四品鼓吹  
為儀今特給五品已上母妻五品官則不當給限便是班  
秩本因夫子儀飾乃復過之十非淪次難為定制叅詳其  
理不可常行請停前勅各依常典帝不納  
辛替否為左拾遺景龍中安樂公主府所補官屬多非其

才中宗為公主廣第宅侈麗過甚并興佛寺百姓勞敝帑  
藏為之空竭替否上素諫曰臣聞聖人廣視听於四方納  
謳謠於九有盖欲以上通下達遠聞耳信元首惟聖股肱  
惟良若此則國可長久時聞灾害者也臣聞王者牧黎庶  
建百官莫不慎器與名畏怨重禍不徼詭以求進不貨賄  
以要榮公侯伯子男五等各以功為後先卿大夫士九品  
各以德為次第劉毅無賣官之諂仲經典免爵之謚則格  
于皇天光于後土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  
之建官負不必備九卿以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  
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群司負寵者畏權門而不入故稱  
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  
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卒之危垂拱而無  
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  
盖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  
東帛不充其錫何愧於無用之臣何慚於無力之士至於  
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尽居纓冕之流鬻伎  
行巫或陟膏腴之地一則羊頭入興狗尾生謠將恐巍巍  
盛唐取譏於後臣聞於古人曰禍生有胎福生有基伏惟  
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  
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臺以嬉之可謂至憐也然而  
用不全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  
何有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

也愛數千而取三怨於天下使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  
不尽忠人之散矣獨恃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  
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  
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  
徵之矣今猶事無更改理尚因循而已哉棄一宅而造一  
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其人也何  
利於公主臣聞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則陛下陛下之  
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為久安久愛以存之  
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  
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揭于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  
之卒輸不充野多食草人不職穀而方大起寺舍廣營地  
宅伐木屯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墻壁誇古輝  
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臣聞釋教者以清靜為  
基慈悲為主故常体道以濟物不為利歆以損人故常忘  
己以全真不為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握山穿地損命也  
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  
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臣乎以為非  
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儂王西下佛教東傳青螺  
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于帝百王飾弥  
盛而國弥空保弥重而禍弥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晋臣  
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為其理体養  
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

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臣聞夏為天子三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代而漢受之自漢以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久長之祚乎臣聞於經曰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賭則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凋琢之費以賑貧民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值以給邊陲是有殷湯之功迴不及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理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異虛無重俗人之為而輕天子之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避役姦訛者盡度為沙弥其所未度者唯貧人與善人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租賦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為出家者捨塵俗杖親樹如非離朋黨畜妻養子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崇道以救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唯京師之與洛陽不曾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圃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甚之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之天下寺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為炭万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役之士猶尚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

睿宗景雲元年替否為左補闕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嘗以為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

耳聞不如目見臣請以有唐已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  
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听之擇而從之則萬歲之業  
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  
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致之體設  
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其下職司無一虛授用天下  
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為無不成所征無  
不服不多造寺觀而福祿自至不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  
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祐之使陰陽  
不憊風雨合度四方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帛填街  
委巷千萬里貢賦于庭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古有帝  
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也故得享國長久多歷年所陛  
下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女子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  
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  
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  
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停一時之帛所  
惡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終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  
容身不為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口中之食以  
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恣  
朋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邇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  
再三禍亂享國不永終於堯婦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  
能獲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  
除而改之依太宗文武皇帝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

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孝和皇帝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以來霖霑不鮮穀荒于壟麥爛于場入秋亢旱成灾苗而不實霜損蟲傷草菜污潢人人咨嗟未知調賑營寺造觀日繫于時檢校試官允臺溢署伏惟陛下愛雨女為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薄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依食皆無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反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

故阿常之家宗而不可阿常之亂政忍棄太宗文武皇帝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而觀萬國昔陛下與皇太子在阿常之時危亡是惧常切齒于群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群兇之中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為棄其言而不行其事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孝和帝之憐悖逆也為姦人之所誤宗卿晉觀為第宅趙履温勸為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斷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

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之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有趙履温之徒將勸為之莫誤其骨肉不可不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其時事專清其身心以虛薄為高以無為妙依兩卷老子視一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謝寶像珍龕使國困人窮然後為道哉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後豐年以兩觀之財為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應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又先朝之時愚智知敗人雖有口而不可言言者未發聲禍將及矣常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既死矣主亦危焉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

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疏奏帝嘉其切直稍迁為右臺殿中侍御史

呂元泰為并州清源尉景龍二年以緣邊鎮守稍多不可廣修佛寺上疏諫曰臣聞天地不私於動植所以稱其大日月不偏於燭耀所以稱其明陛下六合為家萬邦作主布慈悲於沙界樹功業於玄劫霓旌寶蓋接彰都畿鳳刺龍宮相望都邑雖邑塔踴出真容再見不足以論其相好不足以並此莊嚴為萬國之福田作群生之因果然釋氏真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慈悲加之以布施臣填因行役涉歷塞垣人之難危尽知之矣緣邊鎮守數十萬衆或野戍孤烽迥臨沙漠或裹糧帶甲遠伺煙塵歲月既深衣服又

癸形容枯槁無杆禦之用朝夕殷憂有饑寒之色及邊荒  
小醜微有風塵暫交矢石已聞喪敗豈況謀秘略有謝於  
種虜乃天恩佛法未覆於士卒之所致也乃令胡馬窺於  
塞下羽檄傳於上京調發師旅憂勞聖虜府藏虛竭百姓  
疲勞臣每思之痛必疾首伏惟陛下以憑施之德成育養  
之恩迴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則如來在施之法也賜之  
穀帛惠反饑凍則如來慈悲之化也絲綸既行中外胥悅  
則如來平等之教也功德既樹賞罰斯明將士知恩則三  
軍賈勇犬羊懾息則萬里無塵自然烽燧罷燃干戈不用  
天下士女並修耕織徭戍減少府藏充盈則陛下之深恩  
社稷之大計如來之教不偏於京洛大乘之法遂遍於長  
沙今廣費錢力空修棟宇中下士女直覩莊嚴邊疆戍卒  
不免飢弊同沐太平之化勞逸以殊俱承雨露之恩榮枯  
遂隔恐非如來平等之意又異陛下亭育之恩臣謹按金  
網苦般經云右以見色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  
見如來是知大乘之宗声色不見豈釋加之意雕琢為功  
今之作者臣所未喻臣又聞黃帝堯舜文王盛德充於宙  
宇餘荒流於絲竹者乃尽善尽美茅茨土階叶和万邦親  
睦九族之致也盖非勞構之功佛法之助晉魏越競梁宋  
澆漓釋放行於中國伽藍偏於天下然喪亂不絕邦國未  
安者豈佛教之使然乎盖好尚非所聚斂過度人不堪命  
之所致也漢文借露臺之產化此成康秦皇起阿方之宮

禍成傾覆伏願陛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皆帝王之成敗  
驗黎庶之安危則天下幸甚自神功之後百姓荐飢臣之  
所見此之為甚重以林故判換六軍齊沒匈奴侵擾趙定  
為疆勁卒壯士死於鋒刃少妻弱子遭於驅掠衰老童幼  
街號巷哭者悲感行路伏惟陛下為之父母可不念之昔  
者匹婦稱孝匹夫稱賢哀怨所及尚致霜早况忠臣孝子  
傷心泣血者動以萬計感於陰陽成其水旱不足惟也方  
修寺造塔塑盂尊容峻宇雕墻丹楹刻桶驅貧賤斂賦鰥  
寡以求其福臣用為疑臣又聞匈奴之裕以騎射為業以  
攻擊為務教卒練兵以日繫月國之所好經行設齋持戒  
忍辱捧鉢振錫剔髮染衣至如練習弓矢者十室之中未  
聞其一以此衆戰臣竊感焉伏願陛下以邊疆為慮以百  
姓為心防之於未萌理之於未亂休力後罷修造恤窮乏  
勸耕桑愛養戰士慎擇邊將妙選牧宰招攜亡散則成康  
文景之風可翹足而致羶裘獯醜之虜何足為憂臣聞主  
聖臣直有犯無隱誠則愚淺敢不庶幾惟陛下萬機之暇  
少垂听覽疏奏不納

吳兢為右補闕景龍三年安樂公王及宗楚客侍御史冉  
祖雍李悅共誣安國相王大平公主與飾愍太子連謀競  
上疏奏曰今聞道路云皆言賊臣等竊議以安國相王  
連謀於重俊共加羅織將欲冥於法臣既忝職諫曹安敢  
不奏臣聞庶物不可以自生陰陽以之亭育大寶不可以

獨守子弟成其藩翰昔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封魯  
衛以扶社稷所以龜鼎相傳七百餘載始皇絕昭襄之業  
承戰爭之弊忽先王之典制此宗親於黔首孤立無輔二  
代而亡及諸呂用權將傾劉氏朱虛為其心腹絳侯作其  
爪牙劉氏復安豈非宗子之力歟國之安危在於藩屏故  
設官分職先親後疎詩云宗子維城書云九族既睦自文  
明之後皇運中衰國之祚裔不絕如綫自陛下龍興恩被  
骨肉搜謫竄於炎障復衣冠於庭闈萬國歡心孰不慶幸  
安骨相王實陛下之同氣六合至廣親莫加焉但賊等臣  
日夜同謀必欲寘于極法此則禍亂之漸不可不察夫相  
土之仁孝幽明共知頃遭荼苦哀毀過制以陛下為性命  
亦陛下之手足夫孝於父母而惡於兄弟者未之有也若  
信任邪佞委之於法必傷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芟  
刈股肱獨任膏臆方涉江漢棄其舟楫可謂寒心可謂慟  
哭自昔翦伐枝幹委權異族者未有不喪其宗社也何以  
明之秦任趙高卒致傾敗漢委王莽遂成篡逆晉家以自  
相魚肉寰瀛昇沸隋皇以猜忌子弟海縣塵飛驗之覆車  
安可重跡是以任之以權雖疎必重奪之以勢雖親必輕  
臣又聞之根朽則木枯源涸則流竭子弟者國之根源豈  
可使其朽竭哉先王所以廣封樹存親親使謀孫翼子柯  
葉碩茂况皇家枝幹零落無幾方之先朝十分存一陛下  
自登極于今四稔一子以弄兵被誅一子以愆失遠任唯

此一第朝夕左右斗粟尺布之刺可不慎焉蒼蠅之詩誠可畏也昔者謗書盈篋難明于主君纔言三至見疑於慈母伏願陛下降明制曉群邪使忠臣孝子知友于之愛姦佞庸回執纒慝之口下全棠隸之美上慰罔極之心德教加於兆人風化流于千載則群生幸甚臣本布衣匪求官達聖明過听披齒諍臣不勝受恩之甚謹昧死讜言輕瀆天威伏增戰汗

柳澤前為右率府鎧曹參軍景雲初姚元之宋璟所請停孝和朝斜封官數千員及元之等出為刺史太平公主大時為之言於是總令復舊職澤上疏諫曰臣聞藥不毒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是以習其非者非攝養之方迹其諂佞者積危殆之本臣實愚朴志懷剛厲或聞政之不當事之不直常慷慨關心夢寐懷憤每願殉身以諫伏死而爭但利於社稷有便於君上雖蒙禍被難殺身不悔伏惟皇帝陛下聰明齊聖孝悌通神樂善好諫除纒去佞不逡聲色不貨殖利仁明睿哲有過於堯舜然刑政而德教或乖於典則若不革弊易轍塞源披本愚竊料未臻於太平伏願收之於未多復之於未甚則宗廟有福生靈甚幸子孫帝王萬代之業也竊見神龍已來群邪作孽法剛不振綱紀大紊實由內寵專命外嬖擅權則媚姦回亂常綱紀因貴憑寵賣官鬻爵朱紫之榮出於僕妾之口賞存之命乖於章程之典妃王之門有后高賈之選之署

實均闖闖屠敗之子悉出邪而謬官黜斥之成因姦而昌  
進天下思亂社稷幾危賴陛下聰明神武拯之將墜此陛  
下耳目之所親繫固不永為鑒戒者也豈不為寵授謬誤  
親習請謁之所致焉可不哀哉臣聞作法於治一恐其亂  
作法於亂誰能救之伏見近來政令不一朝出暮易前奪  
後與誼諱之論請謁頗行只如斜封授官皆是僕妾汲引  
悉誤先帝昧目前朝豈是孝和情之所憐心之所愛陛下  
初即位時納姚元之宋璟之計所以咸令出之傾日已來  
又令叙之將為斜封之人不忍棄也以為先帝之意不可  
違也若斜封之人不忍棄也是常月將怒欽融之流亦不  
可以褒贈也李多祚鄭克義之徒亦不清聖也也陛下何  
不能忍於此而獨能忍於彼使善惡不一也又斜封之官  
不承殊澤得免罪戾已沐恩私旬月之中頻繁降旨前勅  
則令至冬處分後勅又令替人却停使君子道消小人道  
長為邪者獲利為正者鍾寃柰何導人以為非勸人以為  
僻將何以懲風俗將何以正姦邪今海內咸稱太平公主  
令胡僧範曲引此輩將有誤於陛下矣談議盈耳咨嗟滿  
衢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是年  
十二月制令選人中被放者各上書陳事許加收擢時有  
獻書者千餘人唯澤上書詞有可採大畧曰頃者常氏陰  
謀姦臣同惡賞罰紊施紀綱紛綸政以賄成官因寵進言  
正者獲戾行姦者見疑海內寒心實將草創神明祐德

宗社降灵天討有罪人非丕保陛下叡謀神聖勇智聰明  
安社稷於已危拯黎庶於既溺今厖眉鮐背歡欣踴躍望  
聖朝之撫輯听聖朝之德音今陛下蠲煩省徭法明事舉  
万邦愷樂家室胥慶又聞危者安其位也亡者保其存也  
亂者得其理也伏惟陛下安不忘危理不忘亂存不忘亡  
則克享天心國家長保矣詩云罔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  
陛下慎厥終惟其初非禮勿動非禮勿听書曰惟德罔小  
万邦惟慶惟不德罔天墜厥宗甚可畏也甚可惧也伏惟  
陛下禁之於親貴則天下隨風矣制之於寵倖則天下法  
明矣詩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禦于家邦若親貴為之  
而不禁寵倖撓之而見從是政之不常令之不一則姦詐  
斯亂暴慢生焉雖嚴刑峻制朝戮暮誅而法不行矣縱陛  
下親之愛人莫若安之福之也寵祿之過罪之漸矣非安  
之也驕奢之淫危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師也懲惡勸善今之宜也臣恐陛下席安逸而忘危亂願  
陛下精求俊哲朝夕納誨縱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之  
以罰姑壽之以道省于厥躬雖木撲忌忤願恕其直用開  
諫諍之路也或有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之事求諸非道  
稽之典訓其不附於德必寘之以法用杜側媚之行也有  
羞淫巧於陛下者遽黜之則淫巧息失有忠讜於陛下者  
遽賞之則忠讜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石  
碯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在法逸所自邪

也書曰周遊於逸周淫於樂穆王有命曰嘗前後左右有位之士繩愆糾謬革其非心今諸宮肇逮王府初啓至於僚友必惟妙擇若因親惟日率情奏請恐非其人惧累於德今驕奢之後流遁未變慢遊之樂餘風或存小人弄奸易合於意竒伎淫巧多適於心臣巧洽於非德厥慈愈怠書曰慎簡乃寮無以巧言令色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止僕臣諛厥后自聖伏願祿溫良博聞之士恭儉忠鯁之人任以東宮諸王府官仍請東宮量署拾遺補闕之職令朝夕講論出入遊處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承前貴戚鮮克由禮或打毬擊鼓比周技術或飛鷹奔走盤遊藪澤此其為不道非進德修業之本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又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朋淫於家用殄厥代伏惟陛下誕降謨訓敦勸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以義制心菑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福祿長享興國並休矣臣又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以死期而死自至信矣哉明試自誠頃者為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寵矣權傾人主威震天下然恬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不節之以禮不防以法終轉吉為凶變福為禍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不其然歟書曰殷鑒不遠在彼夏王今陛下何勸豈非皇祖貽訓之則也今陛下何懲豈非孝和寵愛之甚也夫寵忌之心人則不

先其大甚。以禮節適則可矣。今諸王公士駙馬亦陛下之為親愛也。驕枉之道在於厥初。鑒誠之義其取不遠。使觀過務善。居寵思危。庶夙夜惟寅。聿修厥德。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於富。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書曰：制官惟刑，警于有位。敢有常舞於宮，酣歌於室，時位巫風，敢有徇於貨色，常于遊畋，時有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甚可畏也。甚可惧也。伏惟陛下必察而明之，必信而觀之。有奢僭驕怠者，削其祿封，撲素修業者，賜以車服。以最其必使奉其命。臣聞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伏惟陛下慎之哉。前車人覆，實為明證。先王之誠，可以終吉。若陛下奉伊尹之訓，崇傅說之命，不作無益，以啓私門，刑不差，賞不濫，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景福是集。儻陛下忘精一之德，開恩倖之門，爵賞有差，刑法無當，則忠臣正士不復談矣。帝善之。命中書省重加詳試。久之，擢拜監察御史。魏知古為右散騎常侍。景雲二年春，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尚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曰：不納傾之有進，諫曰：臣聞人以君為天，君以人為本。人安則正理本固，則邦寧自憚。下翦除克逆，君臨保位，倉生顛覆，以為朝有新改。今風教頹替，甚一日府

庫空虛人力竭弊造作不怠官員日增今者司試及員外  
檢校等官僅至二千餘人太府之布帛已殫太倉之米粟  
雜給又金仙玉真寺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  
未止今歲前水後旱五穀不熟至若來春必甚饑饉陛下  
為人父母欲行何道以賑恤之療饑拯溺湏及其時又突  
厥為患其來自久本無禮義焉有誠信今湏遣使來請給  
婚紂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彊則驕送屬草蓂月滿  
弓勁馬肥乘中國飢虛在和親際會儻或窺犯亭鄣國家  
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

韓朝宗為左拾遺睿宗景雲中令諸惡少作乞寒胡戲朝  
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辛有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為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于  
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夷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竊  
惟王公貴人國之藩翰凡所舉措湏合典彝今之乞寒濫  
觴胡俗臣近來所於物議咸宮非古作事不法無乃為戎  
仇願陛下三思籌其所以久道路籍籍咸云皇太子微服  
親觀此戲且元良國本倉生是顛輕此馳驟無能暫蹶况  
凶怒在邨寔繁有徒刺客密發亦何可限或憂卒然奔波  
掩襲無備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  
可畏也伏惟陛下愛人治國憂勤庶政令所施為豈徒然  
哉豈不以玄象變見疾瘼相仍厭甲兵之灾叻太陰之氣  
愚瞽以為益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未聞北亂

多福太僕政桑翦自枯景公喜言其退舍彭善  
代足天之道也伏惟去邪勿疑昭懷以化豈區區未法而  
能定其體咎哉帝覽而稱善特賜以上中考

帝奏為太府少卿太極初睿宗為則皇皇后於東都建荷  
澤寺西京建荷恩寺及金仙玉真公主出家造觀湊上疏  
曰臣聞諸方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則然則非財  
無以建國國之府庫非自益則還資於人賦歛而制也人  
之貲產非自然生勞勩苦骨竭力而致也人所以甘於征  
賦者知用之不為私也資以散人人有何怨若乃用之或  
不節散之以非公既盡而厚歛則人不堪命鮮不怨叛矣  
歷觀古先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薄賦歛省徭役而興馬征

稅重人力殫而滅焉並群諸載籍列為龜鏡然曩以邊烽  
驟驚戎幕荐興每應機須頰傾帑藏臣竊計即時庫物如  
比常用略支一歲殊恐不足而觀寺興工土大所料動至  
巨萬更空竭之必不支年矣頃年天下災損流行之絕稍  
多申奏相繼每延聖念摠令賑恤更加賦稅則人愈不堪  
衣食靡供調歛安出儻逆烽尚警戎虜南攻軍資糧用將  
何以濟乎此臣所以深憂也今宮觀寺者蓋謂修德以讓  
災也以臣寡聞稽諸史冊人君修德有異於是昔殷大戊  
時桑穀生朝夕日大拱大戊問伊陟陟曰臣聞妖不勝德  
帝其修德大戊懼早朝宴退務撫百姓二十遠方重譯而

六十國其人日枯殷道中興此意造寺者哉宋景公

感守心

子常問焉子常曰其昌富君雖然可

移才相公曰相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言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為君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人餓必死為人君而殺其人誰以我為君乎子常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舍君延二十一歲公曰子何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舍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果如子常之言此由人發于衷亦非造寺觀也且修德者謂躋萬姓於仁壽不徇私于一己任忠直退諂諛省賦役也自陛下御極修之久矣何災不禳何祥不至而欲忽生灵之重命崇棟宇於空祠適足為憂何益聖德此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况道德之宗興乎玄元皇帝其經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此乃抱素守真薄已厚物轉稅節用清淨無為之旨也今欲困人弊國峻宇雕墻思竭輸餽窮壯麗以希至道其可得乎近古以來惜黃老術者漢之文景起造寺觀乎唯寡欲清心愛人省費而時康俗阜海內晏然此得之矣秦始皇規一身之樂忘神器之危銳意神仙將面羽化此失之美伏願陛下究道家之旨憚不虞之機緩非急之作務實府庫以育黎甿則宅祚愈隆寰瀛永久矣臣伏見勅停金仙玉真兩觀以救農時可謂為得矣今承使司市木仍舊又大清觀內所費不國用之是可以用克濟支

失天下

帝覽而喜之

之為左太極二年二月

臣竊以觀，誦樂，擬之上，疏諫曰：臣竊以陛下應天順人

發號施令，躬親大祀，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機，蓋以

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之理，以成堯舜禹湯之德教也。柰

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醮，累夜，臣思竊所未諭，夫醮者

因人所利，合醮為歡，無相不致，糜弊且臣卜其昼史

刑攸傳君舉必書，帝王重慎，公乃暴衣冠於上路，罪妓樂

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淳復古宵，衣汗食

不於紙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為一不可，雖則警夜伐鼓

通晨，以備非常，古之善教，陛下不深為戒，慎輕違動息重

門施禁，雜合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所覽，有

累宸衷，臣以為二不可，且一人尚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

納隍，增慮陛下，以北宮多暇，西墉整臨，青春日長，已積埃

壘之弊，紫微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合有司，跌倚下人，幾

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况於遠乎，聖情所聞，豈不凜然，祇

及臣以為三不可，且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顛顛，咸謂

業盛配天，功承五曠，代今忽似薄於衆望，輔則過於

往年，王公貴人，承微旨，切切曲競，為課吁嗟，道路

貿易家產，損万人之力，營百人之資，適欲同其勸，而乃遺

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為四不可，書曰：罔弗百姓

崇馳不急之務，明

細  
過患者多矣  
令休息要期兼夜

聖  
陛下裁擇帝

書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五百四十五



